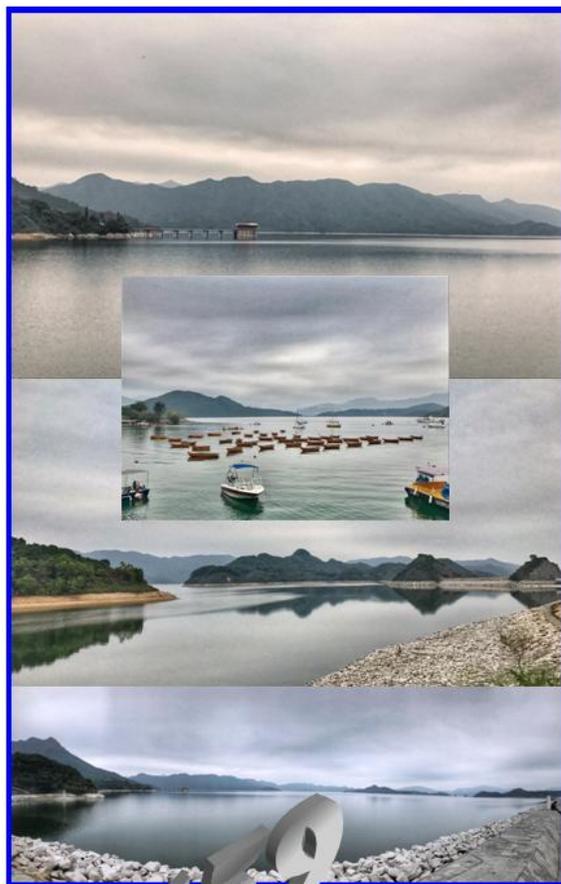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七年四月第一百五十九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pril 2017



159

- 散文詩專頁
- 艾米莉·狄金森詩作選譯
- 詩怎樣現身在場？



目錄

No.159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向明	那上面、十行不幸	3
冬夢	蝴蝶遺夢 四首	3
于艾君	幫手、反抗風景	3
王渝	當風起時、雪還在	4
圖雅	信仰、配合、慢	4
陳葆珍	情人節感懷	4
伊沙	認錯詩 四首	5
吳雨倫	無題 三首	5
非馬	甜圈餅	6
彭國全	遙致哀思	6
葉在飛	耐人尋味 三首	6
顏艾琳	路 三首	7
金子言	經過曼哈頓、@	7
馮晏	室內生活	8
西楠	流逝	8
夢娜	總會這樣	8
嚴力	幻想、我推開了……	9
世賓	一句詩周身散發出光芒	9
高岸	危機	9
桑克	公牛之血、臥室裡的旅行	10
張芳學	春景	10
長篙	太陽，從西邊出來 三首	10
王性初	舊金山潑墨	11
李斐	新大陸與我	11
楊河山	對童年的全部印象 二首	12
方壯霆	造化、歸屬	12
林啟	萬象、夜間	12
李國七	春暖花開 二首	13
于中	跨年	13
達文	非父 五首	18
遠方	破曉、天空	18
魏鵬展	鎖 二首	18
默雷	黃昏之後 二首	19
吳懷楚	春夜騷懷盡語	19
殷剛	水世界 三首	19
顏溶	巷裡屋之晨、鏡子裡的人	20
施漢威	紅顏	20
杜文輝	冬天來的時候、天空	20

慚江	我偷偷爬到夜色外 三首	21
潮聲	青春沒有保鮮期	21
付焯	掩埋、初雪之日	21
卡門	另一側、安心、路口	22
蔡可風	自由女神詩外一章	22
施雲	紙上鄉愁、回鄉的路斷了	22
雪陽	必要的苦難	23
徐繼東	伐樹、年齡、姐妹	23
滇楠	與天比高 二首	23
方霞	慾望、我不是詩人	24
山泉水	雨後	24
劉戎誼	沐浴、春節情懷	24
張佳羽	杯子的笑場 三首	25
阡陌	玻璃窗外、山雨欲來	25
楊玲	蠻腰、盼雨、七情	25
澹澹	鄉音茫然 三首	26
曾廣健	舞春、時間、好、壞	26
溫曉云	你是一切、愛了、溫存	26
藍翔	心結、哭與笑、離別酒	26
高潤清	勳章之怒	27
檀風	擺渡、石頭部落	27

散文詩專頁

• 鄭建青 • 饒蕾	14
• 章治萍 • 賀江波 • 萬春來	15
• 陳大威 • 韋漢權 • 聶難	16
• 陳銘華 • 李政品 • 羅蕭	17

譯詩

張子清	T. S. 艾略特早年詩①	28
戴珏	W. S. 默溫詩選①	29
岩子	艾米莉 • 狄金森詩作選譯	30

評介

陳亞平	詩怎樣現身在場？	31
清泉	內容與形式的完美創新與融合	32
銀髮	越華詩壇的一鱗半爪	33
劉耀中	羅蘭 • 巴爾特	34

詩訊封面

封底裡
香港大美督風光◎陳長青

顧問：

非馬 (芝加哥)
秀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州)
葉維廉 (加州)
楊牧 (台灣)
張錯 (洛杉磯)
羅青 (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夢 (香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約)
李賢成 (多倫多)
蔡克霖 (南京)
資中華 (廣東)
謝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灣)
余問耕 (越南)
李國七 (吉隆坡)
王性初 (三藩市)
吳懷楚 (丹佛)

■向明

那上面

那上面
有牛頭馬面
和不少的人蛆

那上面
有風雪雷電
和亂流及滾石

那上面
有人在高唱聖歌
有狗在狂吠救世主

那上面
有水泥鋼骨的天花板
嚇阻膽小者攀爬上去

2016/11/14

十行不幸

許是昨夜不小心落枕
今晨便有點左傾
明顯有輕微的偏頭痛

午間硬被勸飲
回來心房便有點激動
只好放棄尋詩急忙躺平

散步落日餘暉的山路上
不以為小石塊會檔住去路
誰知它半截插土的強悍
踢得我滿頭直冒火星

2017/1/18

■冬夢

蝴蝶遺夢

誰是梁山伯
誰是祝英台

睡了千年仍未醒來
莫非正是
那雙癡情的蝴蝶
誤飛入莊周的夢中

蜻蜓討水

不需要風的慰藉
不需要蓮荷棲身
不需要浮萍依靠

我是饑腸轆轆的旅人
路過
只想討點水喝

我們仍活著

截枝後的小植物
猶有餘悸
慶幸我們仍活著

其實詩人墨客已轉了口味
不愛春花
只喜秋月

*家居樓下圍園進行翻新工程。

回 收

高價收購洋酒
高價收購錢幣
高價收購電器

■于艾君

幫 手

幾個大洋的魚群啊，它們藍灰色的口臭
輪番來襲，說不准其中也混雜著我的

多籽的公共汽車，沿冷暖流交彙處
劈波前行——如果你還沒有動身，就先

不要來了，如果還沒有學會以殘念灌溉
就先不要急著賦形，亂雨中，鋼鐵俠

在淤泥和油污深處，檢修不合時宜的人味兒
此刻他可能正需要一個面龐冷艷的幫手

反抗風景

不，聽我說，當我寫下“反抗風暴”，
不是對反抗的比喻
是指一群人（或人模樣的），走近風眼
就不約而同地停下了

這傳說中凌厲之地，未命名，有礫石鋪
置如概念的鑽戒
掀動，微小的遲疑……水泥澆鑄的人偶
等待破口大罵

風暴未至而殘陽墜頂，許多方形裝置忙
於運轉、咆哮
它們磨擦時掉下的鹹澀的粉末，覆蓋機
組，也圍蝕著靜默的

人群，它們聚攏一起，默然挨鞭，空中
甩過來的鞭子，直至
被抽打成糝糊！風暴來臨！水泥人偶掌
心的紅潮緩緩退去

我故意問問收買佬*
一首詩
可以什麼價錢回收？

*收買佬，廣東話稱呼，即回收者。
主要方便市民棄置舊物品。

■王渝

當風起時

夜裏風起
樹們開始奔跑
牽走我殘餘的夢

夢迷路在狹窄街道
我的那些足音
慌亂地尋找歸去的方向

樹們仍在奔跑
夢在尋找遠方的一道風景

寫於紐約，2013

雪還在下

全然靜默

靜默到令一雙二十一世紀的耳朵悚然
積雪的樹枝眼淚潛潛
追悼失去的華年

我的一葉心事
殘留曦光和風

鬱悶了整個季節
思念吻別後的水面

你們都說這是個訊息充斥的時代
我的眼睛望穿
關於未來的事
Google 又 Google 仍尋找不到一點
蛛絲馬跡

寫於紐約，2013-1-25

■圖雅

信 仰

孩子得了自閉症
她信了耶穌

認為孩子自閉
是上帝對她的懲罰
曾經因男友拋棄她
男友結婚的當天
她去男友家放火
火苗靠近草垛時
一個人突然出現
她趕緊跑掉
她說那是天父
阻止了她

經營的汗蒸房
到處可見心“我愛耶穌”
大她 10 歲的丈夫喝了酒
還會打她
她說是上帝的安排

我給她一些東西
她說是上帝給的

配 合

一人持刀
另一個人抓住翅膀和腿
我就是另一個人

捏住雞頭
拽脖子上毛的人是我母親
菜刀在脖子上一抹
血就下來

我感到雞在使勁用力
用盡全身力氣把自己的血
控出來

■陳葆珍

情人節感懷

卿卿我我
送走了
多少風花雪月
柴米油鹽
熬壞了多少
痴男怨女
生活不是一首詩
它是一個磨
可以磨練你的意志
可以磨損你的筋骨
還是要
走好自己的
每一步

2017 年 2 月 19 日

母親用帶血的刀口
在地上畫了一個十字

慢

我家四個孩子
菜一上桌
很快就沒了
父親見到就會怒斥：搶啊！
我暗暗記下
並學會了慢慢吃
比我吃得還慢的是母親
等我們快吃完的時候
她才上桌
碰到有魚的時候
我們不吃的魚頭魚尾和中間的
魚刺
她慢慢濾一遍
有的被細嚼慢咽下去

2016 寄自天津

■伊沙

戒詩三日體會到 有人如何棄詩而去

第一日慙得難受
就彷彿歡愛之中
忍精不射
第二日好得多了
偶有零星
靈感騷擾
第三日輕鬆愉快
就好像生命中
從未有過
寫詩這檔子事兒
甚至感覺到
少此一事之幸福

大地藝術

滴滴司機
一位在附近大學
後勤部門管基建的
中年胖哥告訴我
從直升飛機上看
大學新城的結構佈局
剛好組成
當時省長的姓氏
“真他媽牛辰！”
我脫口而出讚嘆道：
“真是地球上
登峰造極的大地藝術！”

認錯詩

十年前
在鹿特丹詩歌節
我對日本詩人的
環保詩不屑一顧

覺其矯情幼稚
擺擺文明姿勢
在國內
也經常公開調侃
新左派
環保主義者
如今當霧霾蒸發了
我們偉大的城市
我躲在海市蜃樓中
感到呼吸艱難
生命堪憂
我想向他們認錯
但不包括
由此增生的
復古派

在唐朝的一天

在唐朝的一天
李白他們一千人
像長安詩歌節那樣雅集
不全是詩人
除了李白、杜甫、賀知章
還有一個道士
一個劍客
一個煉丹術士
一個驢友
一個嫖友
一個日本遣唐使
一個高麗樂大師
一個跳舞的胡姬
(唯獨沒有一個官員)
他們飲酒、誦詩
談天說地
八卦朝野
這時候
在無限乾淨的空氣中
飄來第一絲汽油的味道
瘦杜甫鼻子靈
用河南話問道：
“啥味兒？這麼香！”

■吳雨倫

無題

中學時
每當我在考試中
被迫寫下貝多芬的
至理名言時

都感到一雙巨大的手
緊緊扼住我的咽喉

一個大學生的自我 修養與責任

那天晚上
在學校
一個惡臭的車輻
走出了一個
惡臭的人
提著兩個泔水桶
外衣如此骯髒
以致無人敢於接近

真的
假如學習英語
和馬克思主義
能夠拯救他
那我不會掛科了

點球

突然不太想去以色列了
一想到旅遊團裡
有三個共產黨員

2017年寄自北京

■非馬

甜圈餅

1.

一圈甜蜜的
誘惑

即使飢腸轆轆
仍必須保持
紳士派頭

有如面對
晶瑩的眼睛
豐潤的唇

不能狼吞虎嚥

2.

面對一圈
甜蜜的誘惑

眼睛圓睜
口水噴湧
他反復思量

從哪裡開始

3.

從卡路里過剩
飽嗝連天的桌面上逃逸
甜圈餅
在半空中盤旋
想為自己
找個安身立命的所在

卻看到
地面上一群難民
嘴巴張得大大

■彭國全

遙致哀思

——悼念詩人羅門

先生，我從未見過您
但我看見您的詩
凝成光彩閃閃的晶玉
亮麗了我孤寂中漆黑的冥想

您用太平洋的浪
雕刻七萬個亡靈在〈麥堅利堡〉中
成了一座不朽的豐碑
矗立在詩的殿堂上

今天，我驚悉您走了
瞬間，五臟六腑七竅
都湧現出您光輝的形象
人老生常談：從何處來，就回到
何處去
您不管從何處來，必然回到詩中去
因詩才是您的歸宿

後記：2017年2月20日收到《新大陸》詩刊，從首頁得悉詩人羅門辭世而震驚。立即想起二十多年前心裡烙下詩人的名詩〈麥堅利堡〉，一時情緒起伏，敬謹寄上哀思。

寫於 2017. 2. 20 紐約

齊齊向它伸出雙手

不知他們是想抓住它一口吞下充飢
或誤以為它是隻救苦救難的太空船
來接他們去
太空

■葉在飛

耐人尋味（一行詩）

我生來就長得不像自己

尋我

閉上眼睛之後
開始尋找自己

我啊！你到底躲在哪裡

已在冥想中尋覓多年
今天總算
得到一條重要線索

據消息人士透露
原來我
一直藏在
某個人的心裡

驚心的愛情

昨夜的夢特別詭異
無數的對立者墮入情網

“光”和“暗”相愛了
“有”和“無”相愛了
“進”和“退”相愛了
“生”和“死”相愛了

“正常”與“異常”相愛了
“美麗”與“醜陋”相愛了
“安全”與“危險”相愛了

“全神貫注”跟“心不在焉”相愛了
“粗製濫造”跟“精雕細琢”相愛了

此刻正對著我拋媚眼的是
“鎮定”

■顏艾琳

路

海上的路，你走來

夕陽帶著你的身影
渡海而來，
偏偏是一片火海
以浪花的溫柔破碎，
迎向我

前路

樹林
把來時路
夾得緊緊的，
終點隱沒在遠方，
還是我？
看不見還有誰
步上了後塵。
夕陽從宇宙的另一端
暴怒趕來，
將我的前半生
吞噬。

2011.3.23-26 初稿 2017.3.2 定稿

私奔南方

南方的風景
絲毫不會害羞，
這些雲那些雲
都喜歡魔術表演，
一下子一下子
把你的眼睛塞進縫隙，
再讓一群鳥把你拉回來
在我身邊。

你說這是我們私奔的終點
稻禾準備鋪一張金黃的床，

土地跟氣候溫暖，
適合種稻種鳳梨、
釀製愛情跟葡萄酒。
南方的風景
有我們等待的一個家，
養雞養鴨養豬養小孩
種樹種花種芒果種芭樂
(還要種地瓜芋頭甘蔗桑葚柚子椰子
蘆筍青江白菜細蔥蒜頭芫荽薄荷
九層塔木瓜芭蕉火龍果……)
南方讓人容易滿足，
幸福的人都在南方。

2016.6.18 起稿 7/17 定稿

緘默的西子湖

西湖是一首活的詩，
她的每一滴水
都濾過唐宋的詩詞，
她湖邊的石頭
像章回小說裡的句讀，
欲言又止；踩過去
許是一段前世的姻緣，
拾起來，摩娑
又試圖招喚
今世與誰的相逢？

在西湖走看，
春風梳著剛綠的柳條，
斷橋剛剛走過一個人影，
美麗的水禽啣來一片意境，
雷峰塔倒喝著湖裡的龍井……
任何時刻，她美若西子
總也靜靜，沉默了數千年，
把詮釋權讓給了詩人。
您瞧，
我不是為西湖多話了嗎？

2016.7.5-8.10 定稿於三重有品之家

■金子言

經過曼哈頓

我不屬於這個地方

每一次穿過曼哈頓橋
窗外總是夜色閃爍，提醒我
萬家燈火中沒有一盞為我而亮
沒有一個房子寫我名字
沒有人在等我回家
口袋裡只有一串鑰匙
只能幫我打開一個寄居的窩
供我歇息，造夢

20170310 紐約

@

我奉上三朵搖曳生姿的玫瑰花、
兩杯咖啡
有時候是茶。說“大家好”
沒有人搭理。彷彿我是不認識的
陌生人
我很認真地檢查幾遍
玫瑰不帶刺，咖啡還冒著熱氣
只是它們困於網絡，發不出馥郁
誘人氣味
我很納悶，如同死板的觸屏
如何化力氣接觸也學不好，與人
打交道
於是我一個一個@，輪流問好
這時候終於收到回覆，我變回大
家熟悉的朋友
真受傷。好想做一隻貓
見人就“喵”，不須多一句廢話

20170120 紐約

■馮晏

室內生活

地球儀上，分界線晃動著
紅色邊境章，這只瓢蟲又來了
冬季倖存者。北半球，
一隻公雞伏案入睡了。
你舉起放大鏡，卻查不到周圍
這群黃色民宅。剛離開網絡，
依戀又來了；窗前，

你被一條綠披肩包圍著髮尾、
雙肩和寂靜，一根青竹，
遠眺猶如消失，宇宙來了；
有些國家在床頭櫃抽屜裡醒來，
一本舊護照腫脹著
在倒立，已經退出旅行。
棉布拖鞋安撫著腳，
今夜，七星刺破了窗簾。

重量，進入漢字裡才更有意義，
詞語從你身體的黑暗飛出，
蝙蝠來了；身後，燈光目視著孤寂，
提醒你點一支香煙。

道路兩旁，白雪被黃土埋葬了，
你卻沒有感受到。紫色，
開在一盆吊籃上，環繞、升起，

嗅覺來了；窗上，你貼住熱嘴唇，
聽冰花尖叫，生活中，
你總是被透徹彈回來。
你經常擱淺睡眠，往事快用光了。
時間對於你，彷彿空木船。
頸上，一條項鍊充實著鏡子，

中年來了；鏤空雕花減輕了一切，
酒杯也空了，你掐痛自己，
一枚新月敲打著臥室玻璃，

■西楠

流 逝

你說，你這個廢物
 我生下你有什麼用
你說，你這個畜生
 我要和你斷絕關係
我不要你了
我不要你了
我不要你了
 你一連說了三次

爸爸打電話給我
勸我“諒解你”
 “斬斷骨頭連著筋”

我並非，不能諒解，只是
有些感情，就是這樣
 漸漸流逝

2017年寄自倫敦

充實感卻沒有返回來。
再斟滿一杯，葡萄倒影也來了；
虛幻以存在的方式折磨你，
想與閨蜜傾訴，午夜電話來了；

身影依然是空氣本身，街道在徘徊，
思想越發模糊了，激情
來了又告別了。此刻的秒針，
正忙於磨損一塊遺物手表，
兩本天國相冊被手指打開，
追憶還在。人群瘦了，遠處，
高樓被夢境脫去塗料
露出紅磚的本色，潛意識來了。

2017年寄自哈爾濱

■夢娜

總會這樣

一、清晨

清晨，捲簾推窗
一陣如夏荷的淡淡馨香
在那小雨停留過的籬笆旁
一溜含羞的花草
在昨夜的夢裡瘋長
院落青藤，涼露朗朗
一灣魚池，紅尾映陽
總會這樣，我的心河，蕩起雙槳

哪裡的鳳鳴，擾了我的遐想
樹巢中的雛鳥，啾啾啾啾
和著教堂的鐘聲，虔誠的祈禱
故鄉的親人啊，吉祥安康！
總會這樣，雙手合十
向著東方，向著生我養我的故鄉

二、傍晚

傍晚，月亮掛在窗上
佇立窗口的人，摟著清輝的月光
摟著游子無法排遣的徬徨
閉目聆聽，夢裡永恆的笛音
吹漏異鄉留痕的憂傷
總會這樣，傻傻的流淚，痴痴的想往
一抹思念，無處安放……

時間在老去，流水在淡忘
路邊長椅上的老嫗，枯坐思量
燭光下的愛人，已成舊景
總會這樣，一路秋草，一路背影
剪不斷的蒼涼

有一天，我和我的愛人
也會步履蹣跚，皓齒難將
曾經的情書漸漸泛黃
而凝眸的神情，一如春光
總會這樣，十指相扣
看夕陽西下，等地老天荒

2017年2月25日荷蘭

■ 嚴力

幻 想

關於收獲

世人總是說只要努力就會成功
所以

我想既然暴力在以前總是成功
現在也依然在各種領域裡繼續風光
它肯定也很努力

而我的暴力

是想把過去的日子拉回來
五年、三十年、七十年、
兩百年。。。。。

把它們拉回來打一頓

所以我學會了在詞語的路上努力揚鞭

昨天的新聞說

文學在躲避暴力的落荒而逃中
早在公元前就走偏了方向

但我認為

它從不認錯的堅韌肯定有神力的相助
所以暴力啊

既然你不知道鞭下是什麼滋味
那就請回來讓文字痛打一頓吧
請成全我出版這個過程的幻想

我推開了……

那天我在紐約曼哈頓的

第五大道上散步

忽然感到步伐不對勁

就嘗試著調整左右腿的物質斤兩

這時候視力是反省的

儘管反面一片朦朧

但我發現朦朧並不是漆黑

所以我不必顧及外界的時尚燈光

也可以不搭理現代感在蘋果機上的呼叫

■ 世賓

一句詩周身散發出光芒

一句詩光臨了我，我看見
它周身散發出光芒——

一束光，來自那嶄新的世界
照亮我，使我從污濁中脫身
時間已抽掉我肌肉中的硬骨
我依然為之一振：我愛！

對不起，我可以用我的衰老
——愛你嗎？

我可以用我的綿長和耐心
——讚美嗎？

我愛！

如果旭日——我愛！

如果鮮嫩的蔬果——我愛！

如果同樣的衰老——我愛！

一句詩周身散發出光芒

如果它源自我已厭倦的日常，
我愛！

2016年寄自廣州

儘管反省的步伐無法在現實裡存盤
但是

也許能用詩：

步伐以向後的力量

把前方拉扯成一條豎立的直線

我衝著那條線推了一把

洞開的地方

原來是我好幾年沒有回去過的家園

所以我想經常地這樣推

甚至是在北京

■ 高岸

危 機

斑斕的燈火隱藏一場大火

更多的高樓搖搖欲墜

更多的呼喊從深淵發出

一個野蠻的身影橫空出世

在人們頭上揮舞拳頭

砸爛棋盤

棋子亂飛

刀光劍影

道路斬斷

圍牆蔓延

阻擋海水的自由

河流枯竭

顯露河底的紋理 淤泥 石頭

乾渴的喉嚨向天空呼喚雨水

貧瘠的土地

孕育的樹根先天不足

病毒寄生在春天的第一棵嫩芽

繁茂的綠葉如一枚枚懸掛的銅幣

向天空炫耀

覆蓋枝條上的蟲洞

穿過炎熱的夏天

森林在秋天崩潰

在大海落潮之後

夕陽的黃金向記憶深處墜落

寒霜之後是大雪

落木蕭蕭

一同被大雪埋葬的

將是一座大火焚毀的

城市的廢墟

03/17/2017 多倫多

■桑克

公牛之血

——為正在喪失的公正而做

公牛生氣。
頭髮嘩啾燃燒。
哦，我冷。
我是抗議的灰燼！

於事無補。
整個牛欄
冷漠，或麻木
甚至掉以輕心。

公牛的血，
是否過於認真？
過於執著？
哦，半島傾斜！

哦，半島的狂歡
讓我惡心。
哦，公牛的血
讓我傷心。

臥室裡的旅行

我不活在自己的唇上，吻了我
的人將失去我。

——茨維塔耶娃致里爾克

為愛祝福的
不是心靈
是鋼筆的墳墓
在閃光的
鐵路基上起伏

一列機車彷彿
站在繡床上跳舞
什麼東西溢出？
從胃裡
從裝上拉鎖的嘴裡

■張芳學

春 景

綿綿的雨
從山外一路走來
趕在春天
洗卻陳舊的思想

三三兩兩的蜜蜂
在花間奔忙
嗡嗡嚶嚶的吟唱
清香而甜蜜

嫩綠的樹葉上
一顆晶瑩的水珠
像我童年的嚮往
閃著七彩的光

溫熱的土地
孕育著
各式各樣的
奇思妙想

2017年寄自甘肅

我在信中
擁抱了你
我在夢中
被你輕輕捏起
像第一根被發現的白髮

車廂的玻璃
罩著冰凌的花毯
——冬天精湛的手藝
他辨別著花枝的走向
比量著花梗的粗細

在午夜
鮑里斯走下車廂
“我看見獨眼大星
還有一隻冰涼的
伸向我的右手”

2016年寄自哈爾濱

■長篙

太陽，從西邊出來

怎麼看
也有沐浴的感覺
她不是西歸
沒有發出駕鶴的禪念與邀請
周處亦非雲般的白髮

哦，金色的叢林
飛翔的鳥
奔騰的河流
我的心，正以蓬勃的形式
向上生長

我一直在畫自己

想閱讀的時候
詩像撒下一張大網

水如鏡
魚兒似心跳

她們戀愛，產子，有時發生戰爭
淚珠與湖水相脈

湖面有風
湖中有雲

關於詩意

她必須把你的思想煮沸
猶如一顆巧克力
使天空充滿甜味

當灑水車路過
彷彿淋雨
哪裡管思想打結，遺忘，憤怒

你只能在狹窄的他人的思想中尋找

車輛，槍林彈雨般
你根本無法擺脫

■王性初

舊金山潑墨

五月五日的開篇

端午的陽光很端午
踮到端午的超市

精挑細選一串端午粽子
重新溫習一章歷史黃頁

顆顆粽子穿著綠色寂寞
穿著初夏穿著記憶穿著華埠風味

憂傷地望著木然的人群
木然地失去往日的記憶

端午只是端午的端午
一具裹著歷史的僵屍

2014 端午節

39 碼頭的腳印

舊金山 39 碼頭非同反響
熱鬧得何等繁榮何等你來我往
白天是遊人的海洋魚群撲面
賣藝的捐客的情侶的垂釣的
五顏六色是流動的音樂
熱狗漢堡是美式的充飢

這裡有最無聊的景點
這裡有最引人的海獅
還有流浪漢尋找廢棄的渣滓
還有旅遊者稀奇而幼稚的目光

夜晚是不寐的遊戲開場
不知疲倦的所在正招徠肢體
酒店與旅館燈紅酒綠
遊艇滿載尋歡的放鬆而歸
街道兩旁有無人收留的酒瓶
靠椅上躺著筋骨懶散的螃蟹

39 碼頭是舊金山的蘋果手機
有最現代的密碼與鼠標
一旦離開這日夜的活生生
你對美國一無所知白痴一個
2015/3/20 寫於舊金山 39 碼頭

萬聖節鬼魅

淒厲的寒風作祟之日
雞皮疙瘩讓皮膚插燭

呼嘯的冬季鬼影幢幢
萬聖節搖搖晃晃地酷

洋節日終於弄假成真
各路牛鬼蛇神全出爐

如今假貨風靡全球
假鬼比真鬼還恐怖

2016/12/1

傍晚的爵士樂

夕陽將墜未墜的姿態
很懶散很黃昏很靜
喇叭的立體聲正爵士著
那音符與懶散天衣無縫

隨意的薩克斯很有彈性
迎合著女聲的腰肢
喘息的節奏是口香糖

節制的旋律昏昏沉沉
指引著落日進入夢鄉
昨夜的噩耗血跡未乾
晚風揩淨了恐怖的槍聲

時斷時續的音樂是大麻
巨大的傷口無法癒合
音階漸漸爬入雲霄

2016/6/22 槍殺案後

■李斐

新大陸與我

新大陸也許是印記書本上一個名詞
對我來說是有許多不同契合的故事
當憶起先輩在天使島不見天日的幽禁
許多幽靈的腳步尚未踏足金山的土地
刑罰與疾病已在移民監獄內枉死
住房被焚燒人身遭驅逐無需用理由
新大陸移植並不是不服當地水土
常替主人斟咖啡刷地板侍臉色冷漠
漫長勤勞日子中去賺取廉價的尊嚴
古厘們的血肉就此橫貫新大陸
海天深處凝望自由女神的火炬
聯想起普羅米修斯盜取的火種
點燃從未嚐到民主嚮往成渴望
向不同族裔學習運用光和熱
站在帝國高樓去看民族洪爐
盛放多采朵朵人權和自由的煙花
煙花的璀璨說是移民希望的火花
火花熄滅了傾盤大雨下
禍福驟變新大陸竟回航舊大陸
新式大帝上場了挑選新式選民
不合格的移民遭驅逐弱勢民族被放逐
酣睡合眾國的美夢醒來成惡夢
可不是理想國基督精神的寬容
再會了從拉人一把到推人一把的國家
就讓我回返來處舊大陸
奈何指南針發鏽了方向
雲深霧裏尋覓不見往日的芳蹤
傲倖尚有一塊小小園地新大陸
哪裏善男子的園地勤勞墾植胸瀉雨露
遍地芳草薰風中也見茁長花木
呼吸舒暢沒有封鎖的圍牆
向另一個不設欄柵新大陸的空間共渡

2017年2月26日紐約

■楊河山

對童年的全部印象

對童年全部的印象，將是 1970 年（或更早）黑龍江一個偏僻的鄉村，天要下雨了，雨水滴落在白色洗臉盆裡，發出“嘀嗒嘀嗒”的聲音，空氣中有死去的青蛙的氣味。我們坐在窗前，望著雨，以及雨中的一切。那時候我們沒有玩具，艱苦，貧困，飢餓，還是飢餓，然後便是無拘無束地玩（沒有人限制那種），而某個溫暖的日子，我一個人坐在桑家屯的脫粒機裡睡覺，整整一個下午，直到黃昏，身上沾滿了稻草的香味。天要下雨了，雨水滴落在一個白色洗臉盆裡，空氣中仍然有死去的青蛙的氣味。而我一個人在大雨的原野上走，像樹木那樣周身濕透。1970 年，或更早，我無所事事，整日在街上游蕩，這全部的印象將是美好的，雖然有許多遺憾，但在從前那個年代幾乎每個人都知道其中真正的意義。

雨中的 86 路公交站台

雨中 86 路公交站台上的人為什麼要站在雨中？為什麼必須出行？為什麼等待那輛跌跌撞撞遲來的公交汽車？此刻，雨一陣緊似一陣，讀報亭沒有燈光，站台四周彌漫著藍色的雨霧。雨仍然下著，讓我想起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也曾站在中山路 101 無軌電車的站台上，並被另一場雨阻隔。雨仍然一陣緊似一陣，故事的某個場景正徐徐展開。我望著，雨中的站台，以及那些等車的人，感到這樣的情景似乎與我們的人生有些相似。人們在公交站台相遇，並沒有說一句話，只是等待，漫長的必須的等待，這樣的情景或許會被賦予不同的意義，而雨中這 86 路空曠寂寥的公交站台，正是我們人生的寫照。

■方壯靈

造化

當驚醒於半夜三更
為一句詩，一個意念
一個困惑許久百思不解的命題
聽說那是一種造化

醒是詩，睡也是詩
從夢遊雲端直摔而下
然後在塵埃落定之前飄飄欲仙
可不是走火入魔喔
那也是造化，是潛意識的起飛

不是嗎？
天不再是天，地也不再是地
宇宙又重回到盤古前的混沌
如此混沌，無是也無非
不知到你將會變否
只知道我不再是我
醒與不醒或半醒非醒
有何區別，何來爭議？

總而言之之人言中
凡詩人都是與眾不同之獨行
“怪異”
譬如一斗白酒一句詩的李白
再如不食人間煙火的周夢蝶
或是情痴的許志摩和流連花巷
的柳永

驚醒夢中人的那一刻鐘
我滔滔不絕擲筆而就，一紙
不知所云的似詩非詩
如果這也算是一種怪異
那是我的造化了

2016 年八月三日

後記：是日半夜醒起，在睡意濃濃，詩意也濃濃的朦朧中，一氣呵成地寫下了這首拙詩……

■林啟

萬象

世間萬象如同
無際永恆深淵
持續泛起
各色水沫
方生方滅
隨滅隨生

人生猶然
須臾一世

夜間

我與我影
經過
樹與樹影

它們晃動
風中
我們未晃

2017 年寄自多倫多

歸屬

大禹治水
三過家門而不入

我不治水，卻也匆匆
每天打封塵的心門路過

心門不入
裡面的天地無從告白
也無暇去深究……

這樣也好
與其糾纏於無底的多愁善感
明亮街道或許是悅心的歸屬

2015 年四月十八日

■李國七

情人節：我在唐山，想你

情人節這一天，我在前往唐山的
動車上，想你

1.

1:49PM 準時啟動的動車

上頭是北京、河北熟悉的霧霾天

前頭是預知的車站

東北乘客前後左右

他們在說：“現在搞的是新文革

不是軟禁，就是封殺

不是封殺，就是驅逐

再搞一幫禍亂香江的爛人。”

我腦海裡飄蕩的卻是

“不是計劃振興大東北那個很陽光的
樣子的嗎？”

振興是正能量消息

與裁員下崗無關

與軟禁、封殺、驅逐也無所靠攏

你是回歸農業的大視野了

在退耕還林的的土地上

計劃栽種蘋果樹火龍果

思維飛散凌亂的時空

列車已經安然抵達唐山北

抬頭看到密密麻麻的花園

迎接與送別的人

哦不，原來今天是2月14日情人節

我愛的人卻不在身邊

2.

下午4點的會議室

一群高管探究頂層設計事宜

響應國家號召

不涉及轉型是不可能的

比如新農業大健康產業

成套成體系的計劃

完全符合帝國崛起的藍圖

會後吃飯喝酒

在祖國的土地上

不喝酒是不可能的，白酒、啤酒

還有新時代逐漸流行的紅酒

啊我可憐的肝臟

對策自然是有的

比如各種品牌的保健品行酒片

（我用“行”不是“醒”）

有人組織花園

喔，今天是情人節

我愛的人卻不在身邊

在唐山，我能夠做的

只是想你

春暖花開

春暖花開應該是亮麗蔚藍的季節

打河北的大地上游走

卻滿是晦暗的天色

霧霾，已經走入生活常態

常態的，當然不僅僅是霧霾

還有失業，創業的趨勢

三五個小兄弟組成的公司

不轉型死亡的公司

轉型也死的公司

游走的忙碌之間

我禁不住質問自己：

“今年是在華的最後一年了？”

離開，等於不再回來

就是回來，也不再常住

想到搬遷

我相當家裡一堆舊貨

物資價值可能不高

但，記憶與情感價值呢？

我媽當年閑時編織的毛衣被單

咱們閑時逛街採購的盆栽

牆角盆裡的辣椒樹開花了

沿著窗口攀爬的南瓜藤

休眠了一整個冬天

春回也準備延伸生命的綠了

■于中

跨 年

正要舉腳

大步地邁進

嶄新的歲月

倒數的時間

已爭分奪秒

從我的胯下

隨風竄過

12/29/16 寫於休士頓

住慣了的城市角落

胡同裡有熟悉的面容

串門送食品的老太太寂寞的臉

嘮叨數落兒孫的老頭們

寂寞是他們共通的曲調

我也寂寞，不過因為工作的忙碌

寂寞擱在一邊

必須等待長假來敲門

回去以後

我與老頭老太太有差別嗎？

你說可以到大西北退休嘛

但這個新時代

國界是很難跨越的

何況，跨越的事

與經濟條件相關聯

噢不，我還是停止考慮

還有一年，今天好好游走這片土地上

看、聽、吸收

在分手以前

好好的愛一次

就是勢必分開

有些記憶可以留存

譜寫成生命的樂章

2017年寄自北京

■鄭建青

十一月末一個平凡的下午

鄰家院內的那條奇瓦瓦狗不知疲倦地發出一陣陣吠叫；一隻松鼠在胡桃樹低垂的秃枝上搖著尾巴輕輕嘎嘎；一隻麻雀落到松鼠旁的細枝條上聲聲啾啾，旋即撲翅飛去，枝條便微微一晃；一隻仿聲鳥忽然自前屋頂飛下，眼疾嘴快地啄起一隻剛落地的小飛蟲，再飛到我剛洗好的車頂跳躍兩下，遂飛去。一忽兒，後院松樹上一片黑鳥嘰嘰喳喳，那不溫不火的混合聲如石磨的轉動聲；陽光不冷不熱地撒在籬笆上；難以感覺的秋風時而偷偷拉扯一下纖細的垂藤，垂藤遂有意無意地在籬笆上輕描淡寫地劃出幾筆歪歪斜斜的影跡。此刻我坐在窗前，看著聽著，什麼也不去想，真是清爽愜意極了。

五月的梧桐雨

五月初在故鄉青山陪伴父母小住。天悶熱，颳著乾風，滿街的法國梧桐樹飄著令人咳嗽打噴嚏的絨毛兒，準確地說，是滿城瀰漫著絨塵。灑水車播放著慢慢吞吞的音樂，噴射著毫無作用但極其珍貴的水源，可天空絨毛絨塵依然飄著，落得滿街滿地，落在行人的衣上和髮間，刺激行人的眼睛和鼻孔。眼癢鼻癢喉嚨癢，恐怕連陰霾漫漫的天空也是癢癢的。好在終於下雨了，而且還連續下了兩天。雨不大，風不狂，但不息不止。伴隨著濕街上車輛駛過的轆轤聲，梧桐葉的簌簌風聲和點點雨聲，那癢得令人咳嗽打噴嚏的煩惱便能消停一會兒。尤其在夜半時分，窗外傳來的梧桐雨一點一滴，不急不緩，令人聽靜聽心。這會兒，年邁的父母早已歇息，我合上朱光潛的《悲劇心理學》，聆聽窗外梧桐雨輕輕敲打著這難得的沉靜，難得的回歸，難得的陪伴。我想，此刻此感是古今永同的。

■饒蕃

花溪譚

生 死

細雨淋濕了清明的柔軟，生與死的界線在思念中模糊了。你看，一簇簇美麗的花朵肩並肩地開放著。

漫上山坡的綠是父親的點點滴滴，骨感的生機推開春天的窗，一條小河臨窗眺望。

人生是一條偶然的路，死亡是必然的結果。

死亡是完美的，它給一個漂亮的，或著醜陋的句子畫上了句號。

追求死亡的努力就像追逐夜晚的夕陽，即使力逾千斤，依然功無一兩。朋友，還是做點兒有用的事兒吧！

視 角

我以科學家的眼光打量這個世界，奧秘是無邊的海洋，每一滴海水都閃爍著神奇。

我以企業家的目光端詳這個世界，財富是暗藏的金礦，每個人的慾望就是無窮的寶藏。

我以詩人的敏感觀望這個世界，眼神不由自主地落在心靈上，淚花開滿色彩。

我以孩子的好奇跑向這個世界，童話穿起節日的彩衣，汽球穿梭大街小巷。

青蛙坐在深深的井底，日日丈量天空尺寸，還是把天給看小了。雄鷹展翅，翱翔萬里，也不能飛出藍天的寬廣。小草微薄柔弱，看得清高山的雄心壯志。山峰高大險峻，未必聽得見小草綠綠的嚮往。眼見真的為實嗎？

■章治萍

冬 祭

那湖冰是在一夜之間迅速消失的。令人吃驚的是，經過一冬的壓抑，湖水比以往更加清澈碧藍。

那一切的一切是可以省略的——能夠提起往事，卻往往提不起興致。如一位剛剛步出校門的十七歲的少女，總是有事無事地咀嚼著泡泡糖，我咀嚼著黑色橄欖。開始是醇甜的，不久就索然無味——一點澀苦也沒有，廉價的情詩一首也沒有。

而我那時並不懂得索然無味之下的依賴才是雋永的最初保證。當漢子能夠咽下自己的淚水，就不懂了兒女情長。

當門被你或者被他人關上，我仍然在風雪中走動；當門從裡面或者從外面被釘得死死，我仍然在寒夜中以首相叩，此情難卻。

冷清清苦了孤月，望我望到天明。

再爾說還有一份契約，一頁不能履行的條文。一旦失去信任，一切作為都將視為背叛。

有時人就這麼愚笨，非要等到淚水淹沒了自己的膝蓋，才想到離開，而那時已經危險重重。

此情難卻。

你的微笑，你的回眸，你的……譏諷，甚至漫罵，都在今天成為我的財富。我像吝嗇鬼葛朗台一樣呆呆地守護著我的財富——直到今天。

昨天所有的花朵都枯死了芳容，我沒有枕著你的香肩死去，也沒有在你的身影中尋覓到新的安慰。

等你離開，我心沉沉……

等你死去，我心沉沉。

等你死去，我將不再憂傷而哭泣，不再祈禱而孤獨。

祭冬，在彼此應該珍重的境界。

■賀江波

塑 像

一個平靜的垂釣者。
他就坐在沉重的小板凳上。
他就坐在大山深處，塵世不染的地方。

他就坐在小鏡湖畔——
小鏡湖上載不動郵輪。
那是其中一個世界的背後。
有空山、靈雨、垂月、曉松。
有竹浪翻湧，野鳥閑談。
他就坐在一個世界的背後。
他有一座木製的小屋，木製的小屋旁邊是一個菜園，菜園裡長著菜蔬，菜蔬的嫩葉青碧嬌羞。
他的手中握著一根翠竹，竹上無葉有枝，彷彿那樣的風情令它迷醉。
他的竹竿上沒有金色的絲線，沒有浮漂，沒有魚鉤。
那就是一根沒有去掉節枝的翠竹。
它應該被稱作斷竹，而不是魚竿。
但是他拿它來垂釣。

那樣的場景，看上去仿如一個夢境——
他是一個失憶者，忘記了時光和印象，忘記了自己，忘記了朦朧的空間。
他的旁邊放著一只竹籃。

沉重的竹籃。
裡面沒有魚。
有新的和腐朽的落葉。有塵土。
有《瓦爾登湖》。
他把目光放在竹尖上，一臉嚴肅，彷彿隨時會有魚兒上鉤。
他的對面、湖的岸邊，有一座矮墳。
墳中埋葬著他自己。
他就這樣靜靜地坐在自己的矮墳的對面，歲歲年年。
他就這樣靜靜地坐在自己的矮墳的對面，看它長出了草、草尖生出了花。
他像一個思想者那樣陷入了沉迷……

“他是誰？”

“一個垂釣者而已。”

■萬春來

公雞啼鳴

在鄉下，在老家，公雞啼鳴是父老鄉親開始一天勞作的號角。農忙時節，啼鳴的時候，朝陽還沒有升起來，灶堂就開始熱乎起來，農活就開始忙碌起來。習慣了早出晚歸的鄉親們，戴上灰撲撲的草帽，手握磨得亮鏗鏗的鐮刀，穿過一串串泛著白光的露水，在一片晨曦中收割著曙光與喜悅。天上，還能清楚地看見昨晚相伴深夜的星辰。朦朧朧朧的晨色，看不清大地燦爛的光芒，卻能分清哪裡是家的方向，和那一陣陣明明而熟悉的雞鳴。太陽出來後，雞們開始悠閒地覓食，農夫用新鮮的穀子喂養著這些鄉村的歌手，喂養著一次次團聚時的幸福時光。

鄉下的背篋

鄉下的背篋，是一首悠久的曲子，是一曲動人的歌謠。
背篋裡，裝著故鄉幸福安寧的日子。山裡的村婦，往返在每一條通往家的山路上，把溫飽裝進背篋，把一年的喜怒哀樂裝進背篋，也把自己一生的青春與希望裝進了背篋。背著它，是那樣的沉重，又是那樣的溫馨而美麗，像一個個跳動歡悅的音符，鑲嵌在巍峨的大別山上。在故鄉，每一個背篋的背後，都有一位可歌可泣的母親，每一位母親的背篋裡，都裝著一個家和無數感人至深的故事。

2017年寄自湖北

■陳大威

漂泊的鄉愁

載一船鄉愁，泛舟河上；執一壺清酒，傾灑異鄉。把心事沉進水裡，與大河一起蒼涼。

立於船頭，向南眺望，目光穿透霧靄，卻尋不見遠離的故鄉。

思鄉，卻不能歸鄉；歸鄉，卻找不到兒時的模樣。都說是葉落歸根，可為什麼，為什麼苦苦追尋一生的答案竟會是這樣？為什麼，為什麼每逢思鄉總是令遊子斷腸？

我開始羨慕天上的大雁。那一行行秋去春回的雁隊，頭總是朝著故鄉的方向，興奮地在天地間發出嘎嘎的聲響。

我開始嫉妒那些頂水回游的鮭魚兒，她們在內河產下幼子，然後帶著孩子們一起回歸遼闊的海洋。他們沒有鄉愁，而我有；他們沒有思念，而我的思念早已遍體鱗傷。他們與我一樣，都有兩個故鄉，但他們可以常來常往，而我，而我只能身在北方，遙望南方。載滿鄉愁的船兒，漂泊在靜靜的河上，夜色中只有水浪撞擊的聲響。天上的月兒好圓好亮，水面漂浮著被揉碎的月亮，呼應著遠處忽明忽暗的那幾點對愁眠的漁火燈光。

天上的月亮都能落入水裡，鑽進遊子的船艙，而我的故鄉，你在何方？什麼時候才能回到你那熟悉卻又陌生、失去了母愛，卻又猶如慈母般溫暖的身旁？

2017年寄自長春

■韋漢權

生來徬徨

是應該徹夜去想念你了，這夜，是深了，深得空曠，星河也隨之暗淡。無法用文字堆砌的想念，就像故鄉的這段河流，河藻和堤壩，這時候也許會愈發乾枯，被長出的苔蘚捂住。老屋後被歲月蒼老的連山，岩石裸露著蒼白，山頂盤旋的鷹鳥，淚鳴的聲音很坦蕩，分明清晰地傳達它振翅的意圖。從異鄉往回趕的人們，也紛紛地從泛黃的信紙裡走出來，頭頂綴以綠葉，去到春天，躋身於喧囂的人群，成為第一支鳥語。而我從失去的戀情裡出來，常常選擇沉默，混在一些苦讀詩書的人裡，裸露清高，炫耀多情，並心脈曲張地挽起水袖，跳起李杜白，和施羅曹的長舞，月亮的光影之下，我的鬍子和性子，總是讓人忍俊不禁。牽著手舞文弄墨，並著肩往青山綠水裡，滲一段彼此難忘的音樂，或幾處濃墨景致。然後輕聲說，我愛你。天地間便有了《詩經》，《離騷》和其他。

此刻我是應該緊握誓言，坐在想你的寧靜世界的一隅，用前後幾個小時的時間，將一些紙箋折疊好，設計出生動的文字句點，和想你的路線，平鋪開別後的空白，而我們此時的空白，正是來自內心的苦楚。我來時給你信息的基調，已經過濾，並分隔成行。日後你的生息或者綻放，以及深夜從遠處偶爾傳至的漿聲燈影，故鄉的風中紅葉，飄飛柳絮，婉轉鶯語，都是我給出的答案。

願你此生不再拘束，單調，和微顫的表達。傳過父輩給我的，然後我再傳給你的鐮刀，或者魚，以及蘭菜花的許諾。讓你從日漸豐盈的渴望中抬起頭，並張揚你的生趣。這時，我都會在你的遠處，星夜兼程，去收拾，去掩埋。接著去傾聽，同在遠處的你的歌詠，和燕子的呢喃。然後，我還想觸碰，你所有的愛，或者痛。最後祈望你，能生存和繁衍，並且茂盛和富有。來抵禦這生之徬徨。

■聶難

打開春天

立春悄悄揭開春天的序幕。

打開春天，一陣芳香撲鼻而來，沁人心脾；進入春天，滿眼都是風景畫，生機蓬勃。

小草拱破厚厚的泥土，舉出嫩黃的旗幟，叨絮著沉寂了整整一個冬季的無奈和心酸。

河流撥響大地的豎琴，演繹著早春鼓舞人心的神曲，激情四射的浪花恰似一枚枚珠圓玉潤的音符。

群芳爭先恐後，擠滿歲月的枝頭，蘸著晨露陽光紛紛抒寫生命的箴言和青春的誓詞，用馥郁的芬芳熏染著時光。

鳥雀凌空翱翔，彷彿是有意去採擷朵朵流雲，也彷彿是去撒播春天的信息；矯健的身姿，在純淨的藍天畫出一道道優美的弧線。

打開春天，打開一個清新明麗的世界，陽光用金絲線編織著童話般動人的故事。

在如此美麗的春天，即便颳風，風也是柔和中夾帶香味的；即便下雨，雨也是清亮細密中夾帶柔情的。

站在曠野上，我們默誦著完美無瑕的春天，吟詠著春天的山河草木，無需高聲頌美，哪怕僅是嘴角蠕動也唇齒留香。

2017年寄自雲南

■陳銘華

虛擬的雕像

網上航班狀態晚點，新作恰好趕得及越過遼闊的太平洋——卅八年前飄來的夢潛伏雲端；眼睛深邃，藏著刪不掉的啟動程式；離遐想最近的地方，潮水淹沒依然巍然不動

2016年10月17日

牆 問

聽說自從秦始皇修建了長城，中國二千餘年來都沒發現一個非法墨西哥人的影蹤

親愛的總統先生，這便是你下死心要築我的原因麼

2017年2月15日

純屬巧合

二月二十八夜，月彎如鑷刀，星半明似倩女媚眼。一向平和無事的社區內，我遛狗經過一或許正等待拆除重建的房子，在一陣陰風吹過大門上左一張右一張參差的告示間，赫然發現一個228號的門牌

就這樣，我明白了當時的真相，一併知道了如今是誰幹的好事

2017年2月28日

■李政品

大美芒碭山

斬蛇碑

站在漢興之地，沉澱舊事。鉛華洗盡……凝望閃爍的光影裡，多少情仇，留下風化的斑痕？斬蛇碑上演著前生後世的因果與離合。馳騁在帝王的車輦上，無盡的想像，觸摸到厚重的歷史。不僅僅是振臂一呼的重複。酈山路遠，黃泉路近。絕處逢生的希冀，誰能抵擋？白蟒的劫數，讓漢分西、東。誰的劍，落下的後遺症立在碑上，難以康復！

大漢雄風

一座神像立在高處，就那樣仗劍俯瞰著。兩千多年了……開始的步伐，就在腳下，卻踏出了漢室的江山。斬蛇起義的赤色霧靄，讓一座山，擠進了歷史的一頁。銀杏樹作證，那掛滿枝桠的紅色絲結，許下多少諾言？酈山，把一個王朝埋葬！卻忘記了，一批勞工舉起的火焰！芒碭山上，斬蛇碑的光環裡，多少拜謁的翹望，解讀著燃燒的瞬……誰衣袂飄飄，從天而降？讓大漢雄風亮麗了一座山，寫意了一個朝代。只是，那不息的仰望，能否讀懂楚漢爭霸的演變？

■羅簫

開 春

溫風來了，悄無聲息地來了。水在冰層下流動，不知不覺間，上面的冰層融化，浪花迭起，水聲嘩啦，天也青水也明。野外的泥土漸漸疏鬆，那些白地，已經不是白地了，因為有許多草芽冒了出來。一些土坷垃身不由己，被頂到這邊一點，又被頂回到那邊一點，草芽的勁道無法估量。

風輕輕撫慰，丟失了清冷，溫煦的氛圍裡，隨處可見盈盈笑靨，包括五花八門的樹枝，一夜間努出萬千新葉，把空氣濡染得綠瑩瑩的。翠柳丟失了柳絮，柳絲更綠，葉子更稠密了，隨風搖來蕩去，似乎在招手示意。寬闊的河套裡，一群綿羊丟失了腳印，丟失了咩咩的喊餓聲。青草高了又低，低了又低，羊羔雲朵般越滾越大，彷彿被暖風吹胖的。

一對燕子丟失了如箭的影子，廊檐下的蝸居，隨一口口濕泥膨脹，狀如橄欖球，就像新婚夫妻，做好了生兒育女的準備。犁鏵丟失了斑斑鏽跡，泥土知道自己不是對手，翻個滾兒，廝守在原地。一匹馬丟失了慢條斯理，變得昂揚而倔強，拉犁就梗脖，馱載就塌肩，甚至睡覺也站著，隨時準備出發。馬匹總是這樣，從來不躺臥，除非瀕臨死亡。

播種機丟失了傻帽兒似的種子，它們沒料到這就告別清福，擠在漏斗裡又是蹦，又是跳。山坡丟失了鵝卵石代之以繁花似錦。植樹節過後，又一層新綠漫向山頂。春天說來就這樣來了，生機盎然，鬱鬱蔥蔥。春天裡，有更多的事物，在我們視野之外，正破繭而出。

■ 達文

非 父

我生命中的一棵樹
以寬闊的沉默作為期待
令我始終陌生

夏天曾經是長河
驪歌逐漸乾枯
我活著
在如雲的冠蓋中假裝不會顫慄

戀愛預感

吉他彈起之時
湖的上空有一群翅膀拍打濃霧
圍出年輪

夜像一個期待
帷幕拉開 是火
讓嚙語堆積成岸

牛 群

什麼時候開始如此麻木
我們年復一年
逐漸把磨盤的聲音碾進黑洞
彷彿身上從來沒有枷鎖
彷彿心田沒有犁溝

問 答

“鳥在想什麼呢……”
我望著燈柱頂部
任海水浸泡了整個下午

而暮色
逐漸把天和地
連接得溫度均勻

■ 遠方

天 空

一個念頭
一頭大灰狼闖入
追殺我的童年
玩伴四處逃竄
玩具們奮力救主
我躲縮在牆角
瑟瑟發抖

一陣風一朵雲
一把七彩好看的傘
晃晃悠悠
在註過冊的專屬天空
徐徐降落
我終於軟著陸了

破 曉

傷口結了痂
夢開了花
我醒了
聽見小鳥振翅時的對話

窗外細雨霏霏
濕了我一生的企劃

美麗的意外

被圍觀的孔雀屍體旁
一個孩童的哭聲驟然停止

從人群中倉惶奔出
感覺著後背上如冰的腥氣
猛獸們
緊盯著他

■ 魏鵬展

海很深，我摸到了我的詩集

這個海
很藍
我把衣服
脫了
在最顯眼的地方
裸泳
我不想高歌
把一首詩
扔進
大海裏
水很清
水有看不到的
魚
海很深
撒一撒鍵盤
我摸到了
我的詩集

2017年2月28日晚上

鎖

心的鎖
很重 生了鏽
我脫了褲子
在人最多的街上
裸走
我不想跑
桃花紅彤彤的
我找到了
真實的枯葉

2017年1月28日年初一上午

■默雷

黃昏之後

黃昏之後
水壺在向一個杯子傾注
我開始愛你。開始——
像披雪的大山凹下胸膛懷抱宿鳥
無所顧忌，無所依重
從一個杯口大的東方
我只看到了你：一株
與東方一樣大的流蘇（樹）
在向我的枝蔓抽芽與吐蕊
我想我在飲：飲你的矜持，你的夜語
你的滑過月光的孤寂
孤寂裡的弦絲、心跳與雪意
甚至打濕花冠的霜露
而我必須順從，像你一沉到底
沉向午夜的杯底

就讓我來認領你

那麼，那麼就讓我來認領你
認領你——以這五月獵獵的信風
以這山高路遙的隔空凝視
以這死而復生的昆蟲的幽幽長笛
以這蜻蜓艦載的長河與落日
以這金戈鐵馬的燦骨憂思

那麼，那麼就讓我來認領你
認領你，認領……認領這愛——
以這風吹滿城的盞盞槐花
以這心火連天的斗酒與詩篇
以這青鳥腸斷天涯的殷殷探看
以這關山飛渡的顧盼流連

那麼，那麼就讓我來認領你
認領你，認領……認領這愛——
以這鴻鵠僭越疆土的躍馬奔赴
以這瀟瀟木榕凌越眾神的翹首渴慕
以這紫藤百轉千回的捨身貼俯
以這桃木獨向鄧林的朱砂血魂

■吳懷楚

春夜騷懷盞語

今夜
只有稀微昏星幾點
清明的月亮
已失蹤了不知多少時日

記憶裡的昨日
玉帝收到了NASA一封通碟
著令轉發與唐明皇
交出醉酒脫逃多年的李白

風流的多情浪子
出來自首吧
坦白從寬
抗拒從嚴

後悔了
緣何當年屢勸不聽
不肯檢點自我 你說
我知道這是飲酒惹出來的禍

現在每當晚上躺在床上前
又或是想要舉頭望月推窗
都看不見月亮
那怎還能夠思念到我遠方的故鄉

而我的靈感彩筆所有
都一同伴隨
被你李白攬住的月亮
永遠沉沒在那深處江流

2017年2月26日於一笑齋

那麼，那麼就讓我來嚙滿你
嚙滿你，嚙滿……嚙滿這愛——
以這螢火擊穿夜幕的灼灼華眸
以這飛流旁若無物的穿石的路條
以這月光偷越邊境的呦呦傾注
以這羌笛的今生為你嚙滿一壺冰心

■殷剛

水世界

99歲時
我坐在喜馬拉雅山山巔
環顧四周

整個世界都是水的天地
地球孤獨著漩渦
偌大的宇宙只有我和上帝

100歲時
我和上帝相約
一起釣魚

近在咫尺的毀滅

爐火狂笑
就這樣樸素到底吧
或者就驚艷一次

堅硬的煤球通紅
湯汁鮮美
青花碗裡的江南小饅頭

過往的司機渾身發毛
都說
脖子後面，空就是色

一擊掌
怎可能翻下山崖

無 解

坐著輪椅的地球
那麼的無助
我傷心落淚
不住回頭
上帝輕輕的說
關於人類
解藥有毒

■顏溶

巷裡屋之晨

在這個早晨 晨曦把你的白牆黑瓦
叫出來。把你爐火升起的炊煙
圍欄裡的牲畜 牛和羊
以及慢慢走近的那片旺盛綠草叫出來
把你的一半甜蜜 一半苦澀
你播種田野的種子
和萌動於心的那一點奢望
叫出來。你的風車和水車
搖尾巴的狗 原野上的綠和金黃
稻穀和美酒 壘成山伸進季節裡的
慷慨與贈與叫出來。你在祠堂裡的鐘聲
古老的匾牌 你在遠處沿著鐵軌
奔跑的那些盼望中的
行囊與行程 汗水與淚水
歡喜與鄉愁叫出來。把年代久遠的
那麼多童年和回憶叫出來
你未被污染的白菜菠菜辣椒
西紅柿茄子豆角冬瓜南瓜叫出來
你的蘇醒和沉睡 你釀製的那些
我們無法準確說出 新和舊的情愫或
情懷叫出來
在這個明媚之晨
我向你俯身彎腰。你要把我血液裡
那些拍不掉的灰塵 污濁
蒼茫中那些眾多的迷茫與歧途
叫出來

鏡子裡的人

他站在一個人的觀望裡。水銀
堆砌一座灰白的森林
雙鬢掛著靜的閃電。眼睛有濁泥。耳中
有十架飛機俯衝下來的蜂鳴
鼻孔的社會性是兩道雙軌。生活臃腫
坐在車廂
每張臉攜帶塵土 窗簾遮蓋
他有時是一位女人：年輕和年老疊成

■施漢威

紅 顏

葉上晨露
清純得我見猶憐
小辮子左擺右甩
甩起少年的煩惱
煩惱像輕浮雲絮
懸掛夢的天空
填滿了浪漫詩句
突襲雷電
擊碎了柔情
空間阻隔
宛似兩座星球遙距
時間在單行線上滑飛
僅一晃
青春鋪滿塵埃
執著的紫念仍堅持
萬里外傳遞一幀照片
白髮皤皤的龍鍾
驚駭了滿臉深淺的皺褶
歲月遺跡裡
葉上曾經的遐想
瞬間化作
夕陽下的一顆清淚

一瞬
有時是一個長大的嬰兒
更多的時候不是他自己。他的山河破碎
被一群來歷不明的侵略者
蹂躪。佔有。這一切
在他的臉上劃分出不同顏色的
殖民地。這個在真實中裂變的中年男人
所有的重量
在於一眨眼的厚積
以及時光飛逝

■杜文輝

冬天來的時候

冬天來的時候
我總以妥協的姿態前進
躬著腰身
捂了臉和頭
像個老人
從這一站
到下一站
從這個袖筒
到那個袖筒
風
放不過出風頭的人
風撲上去
將他的臉打紅
讓他的喉嚨紅腫
發炎
服輸

天 空

一朵雲追另一朵雲
一朵雲厭惡另一朵雲
兩朵雲合二為一
一朵雲一分為二
一分為三
一朵雲仍鬱鬱獨行
一朵雲骨散架了
許多雲被風吹過來
吹過去

2017年寄自甘肅

■ 漸江

我偷偷爬到夜色外

我偷偷爬到夜色外，懸在一聲驚懼邊緣
用細小的嘴和牙齒去啃食它，像一隻蟑螂
撲在麵包上。你看不出來
但夜色的平面上已經出現小小的凹陷
窗外，剛長出蔓來的紫藤，也趁機趴在
牆壁上偷吃嚙語
它啞吧嘴巴的聲音掉落到地上
夜色微微被翻轉過來一點點
我偷看到第二天還沒長好的白
像剛出生的小白鼠，有一個模糊的
眼臉：“你們都是被黑夜吐出來的
有著原罪的尾翼”
我安於它裡面的漫步，無人所識

掩 埋

今夜，我把黑色當成一個停頓
只能用你
再壓住一場慌亂洶湧

而你彷彿重新用一場大火來收割我
——重歸於荒涼
我先掩埋了自己
再用自己的肉體掩埋你

大雲過境

天色陰暗，楓楊樹上有風吹過
伸出頭去，預計大雲來臨
聽到嘎吱嘎吱的響聲
步履蹣跚，輜重好像撞到樹葉
把一隻燕子的肺壓低在水田以上

我的身體也隱隱有些下沉

■ 潮聲

青春沒有保鮮期

歲月如歌 可是人生的體悟
任誰都會在內心深處扎根
否定青春沒有保鮮期
青春難再 只好活在當下
生命才會有意義 力爭上游！

不畏路障 異軍突起
感知到付出艱辛的代價
才可以嘗到成功的甜美
大都會的星空 一夜清幽的夢
也可盡寫無悲也無喜的嚙語！

在世間蒼茫的夢與醒之中
獵獵疾飛 那一心兩用之途徑
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穿過記憶的片段 那迷濛的視線
加重垂暮的心境 也是風雨中的
淚眼！

2017.2.15 稿於三藩市

從操場經過，向西邊宿舍銜枚疾走
兩手空空，害怕有雨
忍受去年天氣和舊亭台
又好像
無法忍受頭頂的空

需要給我一場盛大的免費儀式
踮起腳跟，看得到眾神
歆享完煙火，在醉醺醺地步著蓮花
他們招一招手，我就可以巡遊人間

2017年寄自福建

■ 付煒

掩 埋

落葉生長於秋天的底部
關於死亡的名詞
在時間的雨水裡變得撲朔迷離

我在一個早晨
把幻夢掛在茕茕孑立的枝極上
聽老人講灰色寓言
“我丟失了我的沉默”
他說

當黃昏來臨
街頭不再有人散佈末日謠言

初雪之日

我剩餘的想像力
一夜間，跟隨北方淪陷
那些疑問還遠遠不夠
在寒潮裡悲傷

食指在膝蓋上練習站立
它記得閃爍的枝條
和灰暗的嘴唇
我卻早已忘了
用它觸摸過的每一個深夜

東西南北似乎都有風
碎片在挾裹中尋找完整
只有無所慮的人喪失審美
在一旁準確模仿自己的影子

2017年寄自河南信陽

■卡門

另一側

有時，她是我一側的影子。
靠牆的那側，酣聲如故。

如果臥室的門敞開，正對一株月下的
枇杷。
枇杷樹再過去一點，是一株白玉蘭。

另一側，但看不見。

二月。有花無葉。
再一個月花就開了。
再一個月，有葉無花。
如此。

安 心

你開始眺望一個人。
不惑之年，而後知天命。

如松柏戰慄，仙草生長雲崖之上。
採藥人無方術。無故身返。

如熏風在野，明月幾無可墜之枝。
盈盈，不可以復掇。

忽一日，驚厥。歲夢尾年。
白髮纖纖。蟬虺盤繞巨樑之間。

路 口

禪是一支花。也可以是樹。
是我面前的這一幕，剛好路過。

日月潭。獨龍洞。獅子林。僧人空寂。
此山中歲月

■蔡可風

自由女神詩外一章

日落了，是一天的開始
她高舉火炬，在黑暗中
摸索著生命的前程
左腳踏到了堅實的大地
右腳跟蹺起了長裙
要行進，就要冒艱險的走向
或許，前面是
泥淖、是懸崖、是陷阱
是不可知的變數 阻擋
總得跨越既得的堅實
在不可知的變數裡探索
憑著右手挺舉炬火的燃放
你，領引著人類的渴望
讓那被迫害遭奴役者
憑藉能付出辛勞而獲得
吸入自由空氣的異地他邦

前面，是大海 無際浩茫
火花在長波巨影上跳躍綻放
你不會 丟棄芸芸眾生
踏著一葦獨自渡江
你定會 讓摩西出埃及的奇跡
重演出 澎湃中踏進通道慈航
虛偽與邪惡只能望而畏縮
真誠與善良在炬火下
熠熠生輝，煥發智慧光芒
我願追隨，憑你的引領走到陽光

2017年1月20日於紐約

無面目。有誰感知萬物有靈。
路燈一生在修行中：此時。彼
時。相繼亮起熄滅。

人來人往，冬寒夏暑。夜色在繚
亂中避讓。

■施雲

紙上鄉愁

像山峰，把故鄉背在腰上
當我把鄉愁搬到紙上
彷彿有一群遷徙的大雁
從天空中探出文字的頭顱

起初，我拎著它們的讀音
像抓住蘿蔔青翠的葉子
拼命地拔。這藏在
天空裡的塊莖，被我
以琴鍵敲成這些文字

陽光下，彷彿有匹斑馬
用四蹄丈量著崎嶇的山路
蹄印裡，裝滿的不是雨水
也不是曾經飛揚的塵灰
而是我，目光裡拔不出的

隱痛，正以枯葉腐爛的方式
融入泥土，融入故鄉
任心中的幽怨文字一樣
在一頁頁紙上的次第亮起

回鄉的路斷了

萬方山體奔騰而下
盤旋進故鄉的那條路
齊刷刷被攔腰斬斷
營運車輛伺機漲價
冠冕堂皇地兩頭倒運

那場旋山轉谷的地震
給山體埋下了癆病
從垮塌山體裡流出的水
像路渾濁的血液
又像我們清澈的記憶
流淌著經年的痛

挖掘機張大憤怒的嘴巴
一嘴還吞不掉一個
簸箕大小的石頭
回鄉的路斷了
回鄉的人依舊絡繹不絕

■ 季陽

必要的苦難

比惡夢重一點，比死亡輕一點
必要的苦難

比天地小一點，比山河大一點
比新月近一點，比夕陽遠一點
必要的苦難

比莞爾深一點，比嚎啕淺一點
比刻骨新一點，比銘心舊一點
比時光硬一點，比劫石軟一點
必要的苦難

比春風薄一點，比秋霜厚一點
比遺忘長一點，比愛情久一點
必要的苦難

比繁星多一點，比微塵少一點
比前因前一點，比後果後一點
比彌勒苦一點，比地藏樂一點
必要的苦難

比飢餓親一點，比沉醉狠一點
比青絲亮一點，比白骨暗一點
必要的苦難

比生活真一點，比生命假一點
比燃燒冷一點，比腐爛暖一點
比子宮靜一點，比蒼穹鬧一點
必要的苦難

比萬物瘦一點，比虛空胖一點
必要的苦難

比真理高一點，比真言低一點
比目光快一點，比想像慢一點
比破碎易一點，比完整難一點
必要的苦難

就是你我相逢的一剎那
付出了一即一切的代價

2017年寄自澳洲

■ 徐繼東

伐 樹

今天早上
果園裡的氣氛格外凝重
冰冷的電鋸
大聲誦讀終審判決

忍痛割愛的果農
選擇了逃避
行刑的是一群
沒有絲毫親情的外鄉人

有的樹在流血
有的樹在嘆息
有的樹在悄悄警醒自己
桃林的法則
不僅要綻放絢麗的桃花
更要結出豐碩的果實
華而不實的浮誇與糊弄
在這裡根本行不通

年 齡

我們始終無法計算
桃花的年齡
那肌膚吹彈可破
笑聲宛若風鈴
可是你再看看
那滄桑的枝幹
顯然早已不再年輕

我們一直無法分辨
花蕾與樹幹的輩分
上了年紀的桃樹
身板依舊硬朗
嬌嬌媚媚的桃花
按理就是他的女兒了
可是你看他倆的眼神
儼然就是一對情人

■ 滇楠

與天比高

曾經年少輕狂
努力抽長柔弱身軀
只為俯瞰天有多寬廣

最終明白天高只宜敬畏
謙遜低頭
卻已睥睨叢林

題惠云文友紫菊圖

青春已然如葉奔放
花事欲開而未盡開
是否等待另一朵緊鎖的芳懷

多少輪回守候
一抹懂花的回眸
不懼秋風起秋雨來

姐 妹

早春的鄉村路上
行人寥寥
桃花與梨花邂逅
兩人相視一笑
一路結伴而行

一個打扮粉艷
一個裝束素雅
一個目光溫婉
一個笑意清涼

不驕縱不排斥
不嫉妒不攀比
相映成趣相互扶持
這才是姐妹的情誼

2017年寄自江蘇

■方霞

慾望

這是一條飢餓的毒蛇
它靜靜地匍匐在草叢中
它睜圓的雙目發出貪婪的綠光
它長長的信子是上好鐘的子彈
隨時準備襲擊過往的行人

這是一條凶殘的毒蛇
它用利劍一般的牙撕咬獵物
讓他們痛不欲生
然後將他們的肉體和靈魂
一起吞下，蹤影全無

這是一條狡猾的毒蛇
它裝扮成嬌艷的紅花
引你靠近，招你佇足
就在你欣喜的一瞬間
你一不小心就成了它的俘虜

這是一條聰明的毒蛇
它善於觀察，攻於心術
它犀利的眼神洞穿一切
耐心等待會上當的人
再猛地死死咬住

這是一條驕傲的毒蛇
它雖被上帝趕出了伊甸園
但它相信自己是上帝創造的尤物
不然，那高貴的埃及艷后
怎會帶著它的香吻把生命結束

這是一條辛勤的毒蛇
它整日不辭勞苦地引誘人們
有人說它推動了歷史的車輪
如此說來
我該奉承它還是咒罵它呢

■山泉水

雨後

幾片枯黃的葉子
掉在河灘的水花裡
默默不語
陽光的矜持
最終抵不住暴雨的犀利

空蕩蕩的心，隨著雨霧飄高
天泉的眼是否已經閉上
順著銀針往上，瞧
烏雲悠閑地蕩著鞦韆
一縷白菱輕拂著臉，沉思

矜持丟了，還剩什麼
可以抹去這天邊的灰
不，有颶風蕭瑟
滿滿的帆，天邊一瓢
吹，一抹春輝。

2017/2/21 洛杉磯雨後

我不是詩人

我不是什麼詩人
我只是一個淘金者
我在生活的大河中摸索著
希望能淘到思想的黃金
然後送到時間的火上
煉出值得收藏的真金

我不是什麼詩人
我只是一個紡織工
我在語言的織機上忙碌著
期盼能織出秀麗的雲錦
然後披到思想的身上
讓思想長出翅膀飛到你身旁

2017年寄自湖北

■劉戎誼

沐浴

細雨
揚一陣絮花
為晨風漂去昨夜的塵垢
湖水清清
梳洗完芳容
陽光慢慢的
把霧收走
歲月更迭成
記憶的鏡片
淚水隱隱會流
望眼春色跌宕的草地
小鳥在唱她的綠洲
沐浴在露珠將消失的
最後時光
一切的醜陋
在我心裡
已沒有殘留

春節情懷

我倒杯紅酒
輕輕搖晃
醉生夢死在
似水流年
猴年的揪心
漸漸遠去
雞年
卻什麼也看不見
多麼想
於暮色的世界裡
升起一束和平禮花
在星空中
找回真理的答案
我只有把理想
放進祝福
把祝福
折疊成佛念
屋檐上的風鈴
像在提問
春風還有多遠
我只能答非所問
愛了
就絕不
偷換概念

2017.1.22 密西根

■張佳羽

杯子的笑場

那一只擺在眾人面前的杯子
陳年最後一次宣讀文件
獻殷勤的熱水壺圍著杯蓋
左右逢源上下試探
總想給予一次沒有需求的添加
總是不得要領與謝謝無緣
不甘心的放棄也是放棄
付出擠兌失敗回到原點

找到幸福的感覺

在西北風裡找到高原寒的感覺
在長擺衣裡找到盛唐臃腫的感覺
在電話裡找到詩和遠方的感覺
在游泳池裡找到夢想滑翔的感覺
在我的生日裡找到成長的感覺
在歲尾與年頭找到迎春的感覺
珍惜這些感覺
會滋養幸福的感覺

等待一場雪填詞

書和新鮮感都搬到新房子了
舊居只剩下我和穿綴不起來回憶
還有不停轉換的QQ群和微信群
還有毛概和海子
還有打折機票送來的返校通緝令
還有停不下來的廉價的呼吸
集成李清照式的捲簾情緒
等待一場雪填詞
過了今天
西北名城蘭州將嫁給2017
2017年寄自蘭州

■阡陌

玻璃窗外

陽光灑在
窗外
樹影穿越磚瓦牆內
窗簾裡溜進了我的好奇

雨一陣 晴一陣
雲飄似花
一朵飛天 一朵散去
一朵垂掛在彩虹的衣角

冬日窗外
與我無關的街道
所有的浮沉 關於我的
卻一湧而來

剪影時光
為心靈上色
誰說與我無關？

寧靜的花街 瀟灑的雨
這窗裡窗外
還有
戀上黃昏的……遊子

山雨欲來

可以很溫柔的直視著你
可以很浪漫的等
等著你的愛撫

那要看我此時是天使
還是魔鬼？

知道我變了？變得如此？
你的嘴 鏽了
再甜 也感動不了我

■楊玲

蠻腰

曾讀楚王好細腰
今聞彩雲度蠻腰

古今都喜
纖纖之體

我反省自己
決定 減肥

註：文友澹澹在廣州拍攝的電視塔“小蠻腰”夜景，令人浮想聯翩。

盼雨

四海龍王睡過點了

雨季不雨 水庫乾枯
田地龜裂 嗷嗷待哺

盼雨 求雨 祈雨

黑貓引導著祈雨的隊伍吶喊
企圖叫醒雨神

七情

漫長的歲月
思念時時來襲

傷感把我抱緊
環境使我麻木

疼痛的情結隨風飄去
誰來解開七情六慾的奧秘

■ 澹 澹

鄉音茫然

凌晨的雨點敲打我窗
歸家的夢已啟程在路上

季候風和候鳥迷失方向
北域與南國，蒲公英如遊子
故土異鄉如何丈量
鄉音茫然

夕陽暖

也曾朝氣也曾璀璨
也曾熱烈也曾輝煌
一路風景，春暉至晚霞
歲月，在母親的眼角鬢上發光

海浪一次次回擁岸灘
夕陽份外暖

春來了

最後一朵薄冰顫裂時
冬眠的蟲兒伸了個懶腰
一顆嫩芽悄悄爬上樹梢
踮起腳尖，偷看
高牆外換上燕尾服的鳥兒
正赴春的約會

■ 曾 廣 健

舞 春

燕子把冬末修剪時
血濺得千紅朵朵
鮮艷了大地

慾望
也被潤色了

時 間

留步
還我青春！

好

如一顆糖
甜甜的
瞬間就被溶化

壞

如一疤痕
永久
烙印在別人心

■ 溫 曉 云

你是一切

不知何年何月
你已入我心入我夢

比海更遼闊的是思念
比天更高遠的是牽掛

在一起時，你是一切
不在一起，一切是你

愛 了

無需任何理由藉口
愛了就是愛了

穿越靈魂的懂得
深入骨髓的疼惜
釀出
久遠的醇厚綿長

溫 存

柔風般的微笑
葉芽似的真善
漣漪在心纖塵不染

潺潺蕩開
如陽光裡的芳香

■ 藍 翔

心 結

被自做的繭纏裹
心跳越來越快
呼吸越來越急促
解不了的結
在心裡
一結再結

哭與笑

因為你
我的天空都變了
燦爛的笑容
夾在暖暖的淚水
因為你都變了
太陽雨

離別酒

都說
離別的酒容易醉
今天卻難醉
若要說醉
醉的是
離別

■高潤清

勳章之怒

1.

只一枚胸口烙印
從不食
硝煙

狠毒

吞噬著寂寞
憧憬的 15、16、17 歲
遐想疆場
覓封侯

海峽太寬

飛不過的彈匣
笑
勳章太沉

一場山雨

來得兇猛與激情
算計
彈道弧度
18%裡的忠誠
歸零
無語問蒼天

我們都是為了下一代幸福

2.

胡馬胡馬埋葬在歷史灰燼裡
龍城龍城折斷的飛將已風化
嗅不著折戟鏽蝕的悲壯
懸著一顆醉臥干城的孤寂
洗盡前朝舊憶

胸膛久墊的膽魄
早已岸濤飛滅
漢賊不兩立
銷磨最是黃埔人

那群人

不懂勳章
每一枚緘默的故事
綴滿豪氣千雲
失墜的戰場
劫掠
老兵之魂

三十年歲月黑髮如霜
功名不入神洲夢
卻是島嶼狐狼囂囂

這枚怒吼的忠勤妳聽見了嗎

3.

刺絲籠與拒馬
為何盤踞著街道
勳章
頃刻成了暴民

一言堂

兜不攏的謙卑
句句猙獰

鄉愁

幾番顛倒魂魄
澎湃年金
轟轟烈烈
寫

共體時艱
好個多磨的民主

笑 藍天一朵烏雲

遮蔽了陽光
斲傷的族群
凝歎 無夢的荒塚
一枚被遺棄的勳章走上
冷冽街頭

2017.1.23 寫於環西路

■檀風

擺渡

我用雙手觸摸著白色的錦緞
中秋之夜，月光把整個天地都塗抹上了濃妝
星星斜倚在我的窗上
愜意地欣賞著我的一舉一動
彷彿要告訴我剛過來的七夕
或者千萬年前嫦娥奔月的故事
天空白的流銀，月宮裡的桂樹花開正香
呵，小白兔把桂花酒偷給早就下凡的嫦娥
多麼美好的夜晚！我遊蕩在月光的河裡
此時，我多麼渴望我渾身長滿翅膀
我多麼想邀一下李白，共品這美妙的月光
我想有一身盔甲，穿透歷史到達唐朝
可是，血液在身體裡膨脹到了極點
等待點亮
夜如水流，聲音拍打著我的憧憬
我座在今夜的月船裡
擺渡著黑暗與光明

石頭部落

這個世界，能夠與時空一起永恆的
唯有石頭。陽光下
成群的石頭堆砌起一個無聲的國度
這些普通低級的石頭，總是暴露在無人問津的地方
山路和陽光一樣傾斜，石頭不語
登山的人，總是挖空心思地尋找石頭部落的軼事
一塊塊石頭，堆砌的部落，一點也不比原始的
氏族年輕
宏大的石頭群體，立在初春的和風中
萬籟俱寂，這裡最適合創作
遠方的繁華城堡與工業文明的轟鳴
都在石頭部落裡，浸泡發酵變色
唯剩下寂靜和空無，在石頭的肢體裡慢慢變瘦
這些冰涼的石頭，這些堅硬的石頭
在探奇人的眼睛裡，慢慢濕潤起來
蟲鳴或者鳥唱，為部落留客
人生如夢，唯有石頭和時空傾情拓展夢的外延
陽光下，一排排的石頭演練著一個千古哲理
石頭的洞穴，不是悲哀，而是靈魂最安逸的去處
我在陽光下，目視著這些友好善良的石頭

T.S.艾略特早年詩^① ◎張子清 譯

1905年畢業的時刻

一、

站在我們所知的岸邊
我們帶著疑慮片刻停留，
然後我們唱著歌向前航行，
駛出港口——沒有海圖指明航線，
沒有燈塔警告水下礁石可能導致擱淺，
但是，讓我們乘風破浪昂昂雄赳赳。

二、

當殖民者駛出這海灘
去國外海岸尋找財富，
他們清楚所失去的，時間將不能恢復，
他們離開時對後果心中完全了然，
雖然他們又會回他們的祖國去探看，
但作為那裡原來的公民含義將會全無。

三、

我們奔向前程，彷彿夏日暴風雨來
了之後，插上閃電翅膀的雲朵一樣，
越過重洋，有的匆匆飄向北方、南方
和東方，有的飄向太陽用燦爛的色彩
潑灑的西天邊際，直到再
也追尋不到它們原來的模樣。

四、

雖然走得緩慢，道路曲折，萬里迢迢
雖然沿途埋伏著千百個驚恐，擔心，
但是，在充滿了希望的青春眼睛
前仍出現長著玫瑰和山楂的小徑一條。
我們希望如此；但願我們都知曉！
但願我們對未來的歲月都看得清。

五、

重大的責任在呼喊——比以前任何世紀
更雄偉的 20 世紀在召喚——
誰知道時間可能把什麼深藏，
誰知道未來會看到怎樣卓越的功績

誰知道是什麼會把痛苦和不幸克服徹底
誰知道會出現什麼英雄比從前偉大
頑強！

六、

如果本世紀將比以前的世紀更偉大
她的子孫們應該使她變成
這樣，我們是她的子孫，我們
應該熱切地盡力幫助塑造她
的命運，確保她贏得財產榮華
交給未來的無數個世紀去繼承。

七、

一筆豐厚的遺產——但願在未來，
我們被發現是這樣的人：只是
和為了美好事業的人一同奮鬥到底，
不求獎賞，只想知道咱們已經豪邁
地幫助這個偉業大放勝利的光彩，
由於咱們的幫助，旗幟在高空升起。

八、

遙想未來某個時候，我們的青春年華
已逝，滿頭白髮，無論我們的命運
怎樣，
我們多麼想重新見到這塊地方，
不論我們曾在此做的事有多大
或從這裡出發，去過什麼遙遠的國家
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所有這些流逝的
時光。

九、

因為在心靈的庇護所，從清純
高潔、一塵不染的寺院裡，
祭壇的香煙將對著你再再升起。
啊，我們的學校！歲月滾滾
流逝，我們向著目標挺進飛奔，
沒有任何力量磨滅我們的記憶。

十、

我們將會回來，那時母校的面貌
將不同於我們現在看到的模樣；

但是，那僅僅是外表上的改換，
使她變得偉大的傳統沒有丟掉；
未來我們將看到同樣的學校，
我們現在離校時卻依依回望。

十一、

我們離校，像夢中撩人的面龐；
我們帶著你的教導和關懷，
走進那個未知的世界
——啊，上頂尖學校的課一堂堂，
——溪流上的水泡，瞬間的閃光，
清晨草葉上的露珠，都消失很快。

十二、

你不會凋零——因為年復一年
只會永遠增加你的名聲和榮譽，
但願比這些讚揚更棒的豪言壯語
宣揚你的榮耀，讓所有的人全聽見；
但願你的子孫更傑出更頂尖，
處處宣傳你的名聲到海外去！

十三、

於你而言，對待已經畢業而正在跨步
出校門的我們和對待今後離校的子
孫一樣；
在他們離開你的關懷去未知的地方，
你給予他們以告誡和朋友的祝福；
讓你自豪而清澈的座右銘“進步”
這個詞隨著時間流逝依然響當當！

十四、

我們完成了學業；不再耽擱了；
因此這是每個故事的結束：“再見。”
這個告別詞像喪鐘般回響，
這個我們不願意說的詞藻，
但這是我們不得不服從的號召，
最後說一聲“再見”，全體退場*。

*全體退場（*exeunt omnes*）：拉丁
文，舞台說明用語，意思是全體演員下
場。

威廉·史丹利·默溫 (William Stanley Merwin)，1927年9月30日生於紐約市，美國當代傑出的詩人、作家兼翻譯家。默溫一生獲獎無數，包括兩次普利策詩獎，並曾當選美國第十七任桂冠詩人。默溫是位佛教徒，也是深度生態的擁護者，非常關注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他的詩多為自由體，形式開放，經常省略標點符號。默溫的詩風洗練飄逸，常帶有冥想性質，意象簡單生動但意境深遠。

以下詩作分別譯自《移動的目標》(The Moving Target, 1963)，《蝨子》(The Lice, 1967)，《搬梯子的人》(The Carrier of Ladders, 1970)，《張開手》(Opening the Hand, 1983)，《雌狐》(The Vixen, 1996)，《天狼星的影子》(The Shadow of Sirius, 2008)。

曲 調 Air

當然這是夜晚。
我在翻轉的魯特琴下面
走我的路，它只有一根弦
聲音很怪。

這邊是塵土，那邊是塵土。
我兩邊都聽
只是我一直在前行。
我記得評頭論足的葉子
還有冬天。

我記得道路眾多的雨水。
雨水上了它所有的道路。
沒有去向。

像我一樣年輕，像我一樣老，

我不再想明天，那瞎子。
我不再想被埋藏的窗戶中間的人生。
簾子裡的眼睛。
在不凋花*叢中長出的

牆壁。
我不再想沉默
那笑容的擁有者。

這肯定是我想要做的，
在夜晚，在兩片沙漠之間行走，
歌唱。

*一種花乾後顏色不變的植物。

動身的女朋友 Departure's Girlfriend

孤獨在那些鏡子裡跳躍，但整個禮拜
我都把它們像籠子一樣覆蓋住。然
後我想
到了一件更好的事。

雖然城裡已是深夜
我卻在去我的船
的路上，要走了，感覺良好，抱著
這大花環，上面有真
銀般的字：一路順風*。

是我的，而不是所有人的，就像個
生日。
它的軟毛不經意地輕觸我的臉。我
走下去，
去我的船，我的船，
去為它送行，想著都覺得開心。
花環上的一些葉子抓著我的手，
其餘的則隨我的步子揮舞再見，彷彿
它們還活著。

一切都順利，直至我來到碼頭，沒人。

我說沒人，但我的意思是
有位年輕人，或許
是商船的船員，
穿著制服，我知道他是誰；還是那樣，

當他對我說你想去哪兒，
我愉快地告訴他。

可是他對我說，這不是你的船，
你沒有船。我說，是我的，我能
證明：
你看我帶來的這個花環，
一路順風。他說，這是石頭碼頭，
小姐，
在這裡你不會擁有任何東西。

當我

轉身離去，這其中的不公平
點亮了建築物，而我就在那兒
在另外那座可恨的城裡，
我在那裡出生，沒什麼在那裡停泊，
那裡
的燈光像蒼蠅一樣在石頭上方爬行，
拼寫著現在，
現在，而同樣的微小機會翻轉
它們眾多的眼睛；而我再一次
踏過一圈眼淚，繼續走，把這
鮮花救生圈舉在我的美人面前，
祝願自己一路順風。

1963

*原文為法語，與本詩最後的話
(good voyage) 意思一樣。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
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非 馬 \$100 **支持**

艾米莉·狄金森詩作選譯

◎岩子

我的小河向你奔去

My River runs to thee

我的小河向你奔去——
藍色的大海！歡迎我麼？
等著你的答覆呢——
瞧呵，仁慈的大海——
我將帶去溪流萬千
自光影斑駁的山澗——
請你——大海——收下我吧！

有一束斜陽

There's a certain Slant of light

有一束斜陽
午後冬寒——
壓抑，猶同那教堂
沉重的詠嘆——

上蒼，予以我們創傷——
不見毫釐痕斑，
內裡卻殊懸，
心思的地方——

無人可講授——無人——
此一鉛封的絕望——
無上的磨難
降自於穹蒼——

來時，青山聽之——
陰影——屏息——
去時，彷彿那距離
將死亡凝睇——

我為美麗而死

我為美麗而死——還沒
怎麼待慣在墳墓裡，
隔壁又躺進了一位
為真理而犧牲的男子——

他溫存地問道：“何以殉身？”
“為了美麗，”我告訴他——
“而我——為了真理——殊途同歸”——
他對我說：“咱倆是一家”——

就這樣，好似兄妹闌夜相逢——
隔牆而談海闊天空——
直至苔蘚蔓延我們的嘴唇——
直至我們的姓名——被全部湮吞——

暴風雨夜 *Wild Nights*

暴風雨夜——暴風雨夜！
倘若我與你結伴，
今宵必將
奢侈無邊！

風——怎能吹進——
心的港灣——
去罷，指南針！
去罷，航海圖！

伊甸園裡逐波踏浪——
啊——大海！
但願我今夜——舟泊——
你的心懷！

心啊，忘卻他吧！

Heart! We will forget him!

心啊，忘卻他吧！
今夜——咱們倆！
你忘卻他的溫情——
我忘卻他的光明！

請你完了之後，立即
告訴我一聲，我好接著把他忘記！
切切！免得他又被我想起
在你躊躇之際！

靈魂選擇自己的伴侶

The soul selects her own society

靈魂，一旦選定自己的伴侶
心門，不再開啟；
她神聖的抉擇
堅不可破。

不為之所動，縱使豪華車輦停在她低陋的門前；
不為之所動，即便皇尊駕到跪在她腳下的門墊。
我知道，她選擇了一個
自眾生芸芸的王國；
鎖定了關注的閥門，從此
心若磐石。

關於詩人：

艾米莉·狄金森（1830-1886），美國傳奇女詩人，出生於馬薩諸塞州阿默斯特一個信奉歸正基督教（加爾文教派）的鄉紳之家。祖父是阿默斯特學院的創始人，父親亦為知名律師，同時擔任著該學院的財務主管。狄金森有一兄一妹，自幼接受傳統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四歲起（1834年）她便開始入校就讀。十七歲時（1847年）被送進一所正統而保守，離家十英里之外的女子學院讀書。在那裡她天資凸顯，引人注目。但因體弱多病、抑鬱想家等緣故，一年之後中途輟學回到了阿默斯特。此後，她離群索居、終身未嫁，直至去世也未曾去過其它地方。令人捉摸不已頗費猜想的是，這種幾近幽閉的修女式存在，並沒有讓她心如死灰，想像力枯竭。相反，她以驚人的創造力給後世留下了大約一千八百首不同凡響、震撼心靈，有關人生、自然、愛情、靈魂、永恒等等的思考和詠嘆。然而，她的這些詩作在有生之年未能獲得青睞，匿名發表了只有10首。1886年艾米莉·狄金森去世之後，她的聲名也隨著她被發現的詩遠揚四海，經久不衰到如今。人們發現，愈是走進她的內心世界，愈是感到她獨一無二的偉大和迷人。

詩怎樣現身在場？

(節選) ◎陳亞平

1.偉大的詩超然於一切語言的事件。

詩作品是一種語言話音和形符的構造物，但這語言構造物最終要面向的目的，並不是只顯示話音和形符本身的構構性質。因為語言的話音和形符裡，本身就自帶了另一個使話音和形符成為某個導體和媒介的東西——靠語言而帶出一個預建性質的預建者本身。或者說，借助語言可說而達到一切語言不可說的那個顯化者。

我在詩篇中感到語言的另一面，必將看到語言別的什麼，它僅限於它的可能性。好比看到詞裡面的話音，韻尾，與氣息。

詩，唯有能代表所有言其所超的本性，所以，才能使藝術原初地顯示出它本來那個樣子，別的，絕無它緣。

可是，我們首先要弄明白，思的事情是顯現出預見，預見使沒有的東西成為顯化之物。

正因為預見是先有的，詩的目的就是用靈魂表達出預見。

在詩裡這種預見，必定會在那些詩人的身體之內，顯示出世界不存在，它也照樣存在的情況。就是說，詩讓心靈的可說，變成心靈自己可看的對象。而心靈的可悟，會超然於一切語言的可說之上。

就像從光陰的每時，從那麼多記憶的起始，那如此昏暗的日影，那空氣，或黎明日夜來回，我每刻可感……，歲月就是停止存在的不停息。確乎然，詩就是語言最恆久的宿命。詩和思一樣，都是心靈自己可看的對象。

2. 詩用一種領悟當做原始起點。

我要對詩人說，詩人在內心永遠找不到他的同類，心靈總是獨處的。就算詩人靠語言寫出詩作，但我還是要試著去想：詩真的就完全等於內心借語言表達出來嗎？詩是不是天生的可對語言做出一番更高級的處置？這些我們一時找不到一般性明見的東西，就意味著詩人在內心的獨處。我從哲學上假定：詩如果優先不用一種領悟，來當做原始起點，

那麼心靈的預見，就不可能預建出語言世界裡的任何一樣稱得上是事物的東西。而我說的這個領悟，恰恰就被看成是靈性最高超越的一種存在。比如，一個人對回憶中所包含的某個事物與事件的想像……這想像達到的某個範圍等等——這些能夠使意識持續運行到最後的、那個最終的心覺。

一切不可企及的，都是先行的獨處。

3. 詩從最高尺度上決定語言的有無。

我必須說，一切消逝的必然另在，所有尚在的宛如空無。

單從詩的語言方面來看，語言並非詩人要它有它就有，必須是詩從最高的尺度上來決定語言的有無。所有出現在詩人感官中的實物，恰恰要經過詩身那最高理性的一番加工，才能給出有靈魂的外表。我甚至可以說，是詩給語言賦予顯化力。

但畢竟詩和語言，互相在爭奪著，究竟誰能代表一種存在呢？而詩，卻總是能夠自己越界到語言的片面性之外，側候，恆守，靜待這語言的邊界。語言轉換為詩的東西，必須要有詩自己最專屬的預見靈性高於某一個語言。因為靈性的存在終將讓詩的本身，做到對語言的先行觀照。

我再擴大範圍地說，詩，與其說是對語言的語境觀照，還不如說是對自己的一個內心的觀照。沒錯，瑞恰茲談的語境，雖然蘊含了語言意義之間那個交互場的存在，但語言意義的交互場的本身，還只是停留在，語言把它自己當做一個對象的層面上的。——而這一觀點本身，雖然也屬於我們的一個意識行為，屬於在純粹意識內進行的——但並不是意識行為關於它自己的意識。而僅僅是意識，對一個對象——那語言的意識。

4. 詩的本質來源，就是沒有對象的東西。

我要專指的是：詩人的作詩只有攜帶著語音的圖案，進入了眼下的垂讀，進入了寫出的語言，才可讓一個詞境，越過相關項的語境，而到達心靈自己的跟

前，這樣，才讓語言成為心靈自己臆設的一個對象物。就好比把內心的河流與山脈，拿給一個意識能夠直見到的處所。這時，從普遍性上，山脈彷彿向內心後退，河流交織於大地……。照這說來，語言雖然天生的切近詩，可是，語言並不是詩的本質來源。

我可以同樣悟到，詩的本質來源，就是唯一能夠使我們做出最高理解，而又沒有對象的那個東西。在這最高的空無裡面，從來就沒有什麼實用性，但它卻普遍的伴隨著我們最廣的範圍，伴隨著詩構成語言的一切過程。因而它是自足的，不需要依賴別的東西，只需要變化的自我就可以了。

詩自我本性的原始離身，並不因為曾被人用來專門當做語言，而就必然地是與語言共屬一體。當詩最大限度可能的預建出人對世界的給予顯化，詩，就不再是人專屬語言的唯一用具了。正相反，那些專用詩來做實用性的語言的人，並沒有真正用到詩的最高蘊含的絕對方面。

5. 最高級的詩等於先知。

我從詩最原始方式的完整性上來看，一首詩的外表，那真正內在在本性所專屬的東西，是代表先知的入思在默默地引導詩，做出自我的化生，也代表著高於思的有限而把不限的本質帶入那造化中的安排。照此，我可以說：一切最高的詩境，是由那些能夠辨識出靈性的最終的理性所給予的。因為它連神一般的靈性，都可以被辨認為一個對象，都可以使它充滿最高可能性的聯繫。這樣，詩，總是奔赴自己的絕境，不管過去和將來，始終都沒有語言能夠企及。因為詩由預知而發生，屬於先知。

恍如我佇足靜思，山脈的曲線展開石頭的迷宮，這聲音旋轉的瀑布，時間構置的趨向……

6. 用光了的詩，才與散文聯繫緊密。

我們憑什麼把詩與散文這兩個完全不同的思顯領域，清楚的區分開呢？詩既可以用精神性的語言來說出，也可以用外在描述性的語言來說出。而散文通常

內容與形式的完美創新與融合

——賞析非馬作品〈鳥籠〉 ◎清泉

是後者。難題就在於，用某種詩意揭示另一種用光了詩意的、大量描繪外在事物的散文，本身就要依賴著一種基底的詩意。在這兒，我說的基底——或最終根據、介質詩意，是作為意識的運行序列中的某個點位的“基底”本身的直接呈現，或當場顯現的意指。

散文不管想怎樣混合那詩意的光芒，或者說，散文希望自己共屬於詩，但散文卻沒有能力憑自己缺失的內在聯繫的高度，以自己記物的方式來等同於詩。因為散文，把詩那種分散到意識運行序列中某一個顯現的內在點，直接降身為日常事物整個外在變化的情節旁支裡。

7. 詩用唯一的可說，來把握某個不可說？

我假設一首詩中有一個衡量詩的形式與內容存在的內在決定者，——即最終把握的理性點，它掌控著對詩的一切表達的最終工序。如果詩的靈性中，那最終把握的理性，也可以用語言來說清，那麼，靈性中的最終理性，是不是就等於語言那可說的本性呢？——即那種表達一切存在、包括表達意識存在的本性？再或如，那語言的可說，是不是就等於所有的語言不可說呢？這恰恰就是我們用思把握思的當前點。

我也正是借這當前的思來把握著另一個思：思，從來就不用當前的用思把握思來衡量，反倒是，以我們所思向，且超越這一思，而延續出來的、有待永續的思來整個的衡量。所以，我要對維特根斯坦哲學提出異議，語言的可說（詞義之意）與不可說（言外之意）這一問題探究的有限性，是因為，能夠意識到這個有限性存在（人的）的基礎就是有限的。唯有止境的東西才能無盡。這樣我將預斷：不可說既不是可說，也不是不可說。

但可說與不可說二者兼有的，肯定是詩，而只可說的，肯定不是詩。詩只有借詩身中最高尺度的理性，來把握詩本身的樣子。而最高尺度的理性起碼就包含著，可說中有不可說，不可說中有可說。

對這，我將能找出那些決定我這一想法的詩作來澄清地說明。

我們說，如果一位詩人僅僅隨大流，沒有自己的主見，將會很快消失在詩壇的洪流之中，失去自我。所以，創新精神在詩創作當中顯得尤為重要。我認為詩當如繪畫，初者仿之，熟者運之，高者創之。

我欣賞過非馬先生的好多作品，帶給我的第一感覺就是意象樸素但達到的藝術效果卻新穎獨特，短小精悍，又深具哲理性。這次欣賞到〈鳥籠〉，更是令我驚喜。不得不佩服詩人的匠心獨運。

此詩加上詩題才十九個字，可是達到的藝術效果，達到的震撼力卻是強烈的。如果說詩中的那一個，非馬先生應是當仁不讓的。

我們先談這首詩的形式，一字一行或者一詞一行，這種形式不僅很少見，而且比起一般的詩句，更具有視覺衝擊力，更具有詩的氣質。如果不是高者，誰敢創之？不，不是不敢，是想不到，達不到那種境界。

我以前也說過詩品乃人品。是的，非馬先生曾多次私函給我發他的好多作品。如此平易近人，如此虛心。令人敬佩。有名氣卻不燥，還是保持那份靜。所以這份靜體現在作品當中，就是以不變應萬變，從而靜中求變顯得又是如此自然和尤為成熟，所以作品一落地，就會引起社會廣泛關注，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短短十七個字，節奏感極強，而且能使讀者在這鏗鏘有力的節奏中找到一種心靈相通的感覺。更能找到一種遼闊的力量。如果說詩的形式新穎獨特，像一個站著的、打開的鳥籠，那麼詩的內容就是一位巨人，走向了世界。

非馬先生詩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選擇日常生活中大眾耳熟能詳的事物做意象，而且能從中用一雙獨特的慧眼發現不一般，日常所見的簡單事物，在他筆下化為神奇。他以冷靜而不失感性，諷刺卻常帶幽默的手法創出微妙的詩境，衝擊讀者的思想，激發讀者去思考，因而讀他的詩，常能獲得意想不到的愉悅。

詩中鳥籠是我們大家耳熟能詳的具體意象，按理我們以為詩的最後要寫給鳥自由，可是出人意料的是詩人反其道而

行之，用了逆向思維：把自由還給鳥籠。這漂亮的一石，這戲劇性的思路轉變，這異於尋常的反向思維方式，激起的豈止千層浪，激起的是一種別具一格的新詩座標。更會使人在驚嘆之餘，更深刻地體會到“束縛他人實自縛”的哲理內涵。激起的是人們對權利大眾對權利與自由的深深思考，激起的是人們對男權社會的思考，激起的是人們對於如何教育孩子的思考……總之，只要是你能想到的一些權利與自由，都可以在這首短詩中找到答案。要我說，這是真正的好詩千解。

一位好詩人的筆觸是永遠不會僅僅只是關注自己，他會轉向社會大眾的，因為任何人都不能脫離社會而獨立存在。清泉認為，這樣的詩人乃時代真詩人。毫無疑問，非馬先生當之無愧。詩的一切形式皆為內容服務，外表美不是真正的美，當非馬先生的詩不僅僅局限於小我，當非馬先生站在時代前沿用詩吶喊，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與思考時，此詩也就達到了內容與形式的完美創新與融合。

我們說非馬先生的這首〈鳥籠〉，欣賞完後忘得掉嗎，回答是肯定的，忘不掉。我想，當這首詩無論從鳥籠般獨特的形式來說，還是從推陳出新的逆向思維內容來說，還是從關注民生的大情懷來說，我們不但記住了，而且不會忘掉，於是，這首詩便有了“生存理由”，有了生命的廣度和深度。從而非馬先生的這首〈鳥籠〉必將衝破一切束縛，自由翱翔於讀者心中，藍天懷抱……

附原詩〈鳥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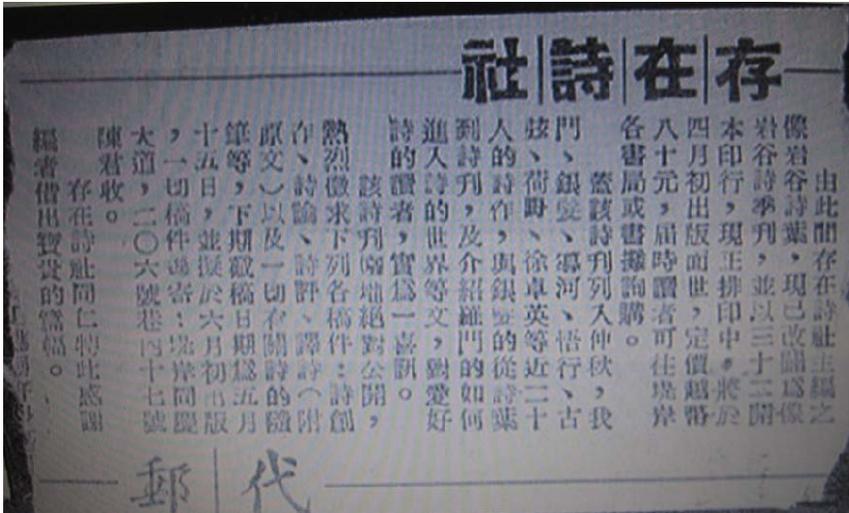
打開
鳥籠的
門
讓鳥飛
走
把自由
還給
鳥籠

越華詩壇的一鱗半爪

◎銀髮

——為越華“存在詩社”一九七五年初的代郵說幾句話

請先看看下面所附這份難得的撕報影印及其內容：



“存在詩社”代郵：

由此間存在詩社主編之像岩谷詩葉，現已改闢為像岩谷詩季刊，並以三十二開本印行，現正排印中，將於四月初出版面世，定價越幣八十元，屆時讀者可往堤岸各書局或書攤詢購。

蓋該詩刊列入仲秋、我門、銀髮、藥河、恆行、古弦、荷野、徐卓英等近二十人的詩作，與銀髮的從詩葉到詩刊，及介紹羅門的如何進入詩的世界等文，對愛好詩的讀者，實為一喜訊。

該詩刊園地絕對公開，熱烈徵求下列各稿件：詩創作、詩論、詩評、譯詩（附原文）以及一切有關詩的隨筆等。下期截稿日期為五月十五日，並擬於六月初出版。一切稿件逕寄：堤岸同慶大道，二〇六號巷內十七號陳君收。

存在詩社同仁特此感謝編者借出寶貴的篇幅。

這是越華“存在詩社”當時向越南堤岸各報文藝版編者，寄發的代郵其中之一。就記憶所及，應該是約一九七五年初某日在《成功日報》刊出的。藉著這份撕報影印的內容，我們或許約略可以看出下列各點：

一、代郵中所提到徵稿的直接郵寄地

址“堤岸同慶大道二〇六號巷”即有名的第五郡華人聚居的“豪士坊”；“巷內十七號”正是詩人藥河（陳本銘）在越南的故居，也是越華詩友們當年互相聯絡及經常聚會之處。陳君即陳本銘也。詩人一九八九年移居美國，十一年後不幸病逝於加州阿罕布拉市。

二、原本從一九六七年創刊的《像岩谷詩葉》，的確已經在一九七四年底至一九七五年初期間，進行改版成為《像岩谷詩季刊》。所提的三十二開本，有誤。依照《創世紀詩刊》的版式，應該是二十四開本吧。

三、我的確曾經為此寫了一篇類似序文的〈從詩葉到詩刊〉的復刊詞。描述“存在詩社”同仁在當時的幾年中如何排除萬難，又如何堅持努力完成從詩葉到詩刊的艱辛歷程。可惜，該文詳細內容已經跟著文本一齊失聯。

四、我們也從台灣詩人羅門的《心靈訪問記》一書中，轉載〈如何進入詩的世界〉一文，予以介紹與越華讀者同好分享。

五、詩刊尚未正式出版，便已經為下一期發出徵稿通知，證明我們辦刊的雄心勃勃。

六、可見當年原本尚抱著反對、排斥

現代詩的報刊文藝版編者均已大大作出了調整：不但給予“存在詩社”刊出代郵的機會，而且還多次給予其他現代詩社如“風笛詩社”等借版刊出其特輯；為現代詩的發表提供篇幅，也肯定了越華現代詩的發展趨勢。

七、記得一九七四年底至一九七五年初，在等待簽發出版執照期間，負責承印的馮興印刷廠老闆謝振煜先生，曾交給我未有封面及版權頁，但已裝訂成冊的《像岩谷詩季刊》樣本（樣書）若干本；當時適逢痲弦隨中華民國東南亞文藝訪問團訪越，我曾贈送一兩本給他作為紀念品。後來在他的〈現代詩的省思——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言〉一文中曾經提到“……越南詩壇陣容較大、活動稱盛的團體，大概是年輕一代所成立的‘存在詩社’，筆者於民國六十三年訪越時與該社詩人群會晤，發覺他們對國內詩壇的情況如數家珍；他們編了一份詩刊《像岩谷》，刊登的作品都達到相當的藝術高度，饒具興味的是該刊的編排、版型都與國內的詩刊（如《創世紀》）相近。《像岩谷》的詩人們，重要的有古弦、西土瓦、雪夫、藥河、銀髮、藍斯等，大多有作品在國內詩刊上發表。……”的這一段文字可作見證。不過，其餘的樣本後來不知何故，竟然莫名其妙地再也找不到。莫非，就祇這麼僅有的一兩本都全贈給了痲弦？

八、為了追尋詩刊樣本，一九九零年前後的某一天，我曾經約了石羚、施漢威、陳華……等詩友，特別從胡志明市騎機車到了四十多公里外的隆安市，拜訪當年的承印者謝振煜先生。除了得到他熱情的款待之外，原本希望從他的藏書那裡可能找到詩刊的樣本，或其他有關的蛛絲馬跡。可惜，結果我們都敗興而歸。

九、順此再補充一下，這本早夭的《像岩谷詩季刊》的一些尚記得的二三事。關於形式方面，可以肯定的是，在編排上，是仿照臺灣《創世紀詩刊》及《龍族詩刊》的版式。其三色封面則由就讀嘉定高等美專的原用校友郭垂奇先生義務設計。致於內容方面，除上述代郵中所提到的兩篇文章外，尚收有由我

門(秋原)撰寫的〈社論〉、轉載銀髮的〈現代詩初探〉(論洛夫及鄭愁予的詩作,原刊《創世紀詩刊》第37期詩論專號)、謝振煜的〈覃子豪十年祭〉。另外還特輯推介當時新崛起的“南風詩社”及由詩人陳建中、劉健生、大湯、小湯……等為骨幹的全體成員及其作品。當然詩創作才是重點,幾乎收錄了當時大部分的現代詩同行者的詩作。因為文本已經蕩然無存,沒有物證,故退一步來說,除了當時參與者之外,局外人就或可將之視為茶餘飯後之談吧。對曾協助及寄稿支持《像岩谷詩季刊》的親朋及詩友們,因“戰亂”,我們甚至連目錄都未能留存而深感抱歉。

十、理所當然,這本詩刊因越戰的結束而胎死腹中,未能與廣大讀者見面。對於尚且沒有墓碑的這早夭的孩子,我們的確還能再多說些什麼?

二零一七年三月四日·北卡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羅蘭·巴爾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出生在法國北部面對英國南部的一個重要軍港,是法國海軍進入大西洋並與大英帝國通航的唯一港口瑟堡,有很長的防波堤。那時瑟堡的人口大約有兩萬,是歐洲環境宏偉的半島。巴爾特的父親是一名軍官,服務於海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喪生。小羅蘭就跟著媽媽媽媽的娘家長大,他的外祖父母相當嚴格,因此巴爾特覺得討厭中產階級的卜滋華教育。可小羅蘭是個早熟的小孩受到母親的嬌養而長成爲一個美男子,加上瀟灑的服飾。他對母親的崇拜和驕傲的情結,讓他在母親手抱著他的照片上寫下“The Demand for Love”(需要的愛)幾個字。由於這樣的心理與社會環境壓迫下,羅蘭成了一個同性戀者,飽受到那個時代深深的不平等歧視。

巴爾特曾就讀於巴黎大學,1939年獲得古典文學語法及文學學位。其後受聘於全國科學研究中心工作,任職爲高級研究員。1976年,巴氏在法蘭西學院任文學符號學(Semiotics)講學教授。早在1953年,巴氏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文字的起點》(Le Degre Zero de Lecture),是一篇作爲他的文學宣言,闡述語言的結構及其隨意性,及不承認人類有自然的語言。繼之,又出版了《神話學》(Mythologies, 1957)、《文學批評論文集》(Essais Critiques)和《埃菲爾鐵塔》(1964)。巴氏在其書中批評各種神話和藝術現象之意識與潛意識作用,自廣告、時裝以至建築物均有論到。他的另一著作《論拉辛》(Sur Racine, 1963)引起當時法國文化界的轟動,使他成一個敢於與學院派權威相抗衡的巨人,因爲他的學術是出自尼采、馬克思、黑格爾、笛卡兒、索緒爾、弗洛伊德、榮格和拉康等傳統人物。姑勿論是反確實或非實在的,巴爾特均視之爲象徵與符號,只能說該書是離經叛道的悖論。巴氏的另一題爲《S/Z》(符號和零度寫作),內有一知名的巴爾扎克短篇小

說《薩拉辛》(Sarrasine, 1970)說:薩拉辛是法國一位知名的年青雕刻家,在1758年他旅遊羅馬時,愛上了一位女歌唱家薩姆班尼(La Zambinella),她也是當時的紅衣主教西卡拿拉

(Cicognara)讚美的人物。薩拉辛拐走了她,並在他的工作室內給她做了一雕像,卻發現她本來是男性。繼之,主教暗殺了薩拉辛!巴爾特認爲倘若薩拉辛知道那時羅馬法律是禁止女性在舞台上當歌手的話,薩拉辛可不會這幹犯法的事情。

巴氏用符號分析,指出讀者的主動是何等重要?巴爾特是重要的激進思想反權威者之一,其中還有拉康和哲學家德里達。巴氏還有一反自傳表達了他對母親親愛的偉大的苦戀的記述,在法國膾炙人口,而且很快就在歐美風靡到今天。巴氏繼柏拉圖一樣不喜歡詩人的作品,象徵是麻煩的,並認爲日本才是符號的國家。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爲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爲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爲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為方便詩友聯絡交流，本刊新近設立了一個微信群組“《新大陸詩刊》聚義廳”，由編委達文任群主。歡迎所有熱愛現代詩閱讀、寫作和評論的朋友互通有無，互相尊重，互相學習，提倡實事求是的批評，分享文字和心得。在本群張貼的作品、評論或意見，《新大陸》有權轉載處理。但如需向詩刊投稿，還請直接電郵編輯部。有意加入群組者，請與微信號 dawen 聯繫。

作為散文詩的寫作者，編者對散文詩不免有所偏愛，近年來經常不定期地從來稿中揀選各地詩人的散文詩發表，作為推廣。最近詩人伊沙在他主持的《新世紀詩典》裡選了一首編者的散文詩〈異鄉人〉（刊《新大陸》2015年第150期），說這是散文詩第一次入選《詩典》，並作了“散文詩和詩性散文之別”的評介，引起“聚義廳”小圈子的討論，有人同意伊沙說這是詩；有人認為那就是散文；對散文詩的認識差異也不小。鑒於此，編者決定盡可能每期設“散文詩專頁”，給予一定篇幅發表“……詩人刻意地以散文的文體……”（秀陶語，見〈簡論散文詩〉）寫的詩，因為詩人的創作態度是首要條件“……這樣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散文詩。”（秀陶語，全上），至於好壞，何為散文何為詩，留待讀者方家評審，意見發而為文者歡迎寄給我們發表。

除了散文詩的討論外，“聚義廳”中尚有一有關“詩”和“詩歌”的茶壺裡的小風波，但眾口喧嘩，待下期編者整理妥各方不同意見後再擇要在此一談。

上期〈永遠的燈屋〉一詩的作者是項美靜，紙刊誤為非馬，特作更正，並向作者、讀者致歉。

由於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缺，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備檔後即寄。

本刊網站 newworldpoetry.com 備有創刊至今每期詩刊的電子版，歡迎詩友們前往瀏覽下載。

詩訊

美華人文學會·人文磚基金會 2017 南加文

學電影藝術節將於 4 月 15 日 12:00-5:00pm 在南海灣華人文化中心（9 Truman St, Irvine, CA 92620）展開一系列活動，有詩人教授張錯主講的人文講座《英美詩歌源流與賞析》、文學電影“他們在島嶼寫作”的詩人余光中《逍遙遊》和座談、民歌等。歡迎各界參加。

洛杉磯雕龍詩社慶祝成立十週年詩朗誦會及《異鄉詩情》新書發表會將於 4 月 16 日下午 4 時在 1409 Walnut Grove Ave., Rosemead 舉辦。

重慶畫家廖婉凝近年來為當代詩人畫像，收穫頗豐，將於 5 月 11 日和 5 月 26 日分別在重慶和紐約展示成果。

紐約詩人兼翻譯家洪君植獲《新世紀詩典》2016 年度大獎——第六屆 NPC 李白詩歌獎翻譯獎。

台北書林出版公司 2016 年將詩人張錯絕版詩集五部結合一起出版《張錯詩集 I——錯誤十四行、雙玉環怨》及《張錯詩集 II——檳榔花、細雪、另一種遙望》。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七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保衛釣魚島，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華為、買三星、買HTC，不買日本手機！
買Vizio，買三星，買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Dell，買HP，不買日本電腦！
買國貨，不買日本電飯煲，不買日本馬桶蓋！